

通志

八十一







齊

劉俊弟繪  
繪弟瑄

崔祖思叔父景真  
景真子元祖

祖思宗人文仲

荀伯玉

蘇侃

虞棕

胡諧之范百年

虞玩之

劉休

江柘劉暄

蕭惠基弟惠休

惠胡

張岱凡子緒

江謐

大字七十三  
小字九十一

通志卷之五十一

謝超宗

謝朓

謝顥弟藩

劉摛

沈憲

沈沖

張融融弟寶綽

王秀之從父弟延之  
綽之子

阮翰 延之 綽之子

王瞻從叔玄載  
房叔安

玄載弟玄道

袁彖宗人廓之

劉祥

陸澄

王謏從叔摛 何憲

劉瓛蔡仲熊

婁幼瑜

璠弟璉



陸慧曉 兄子蘭 絳弟

蘭子絳 王斌

孔稚珪 父靈產

周顥

庾杲之

江敷

何戢 從叔昌寓

蔡約

裴昭明

顧憲之

孔琇之

王逡之

劉俊字士操彭城安上里人也彭城劉同出楚元王分  
為三里以別宋氏帝族俊父勔宋鎮軍將軍自有傳俊  
少隨父征竟陵王於廣陵以功拜駙馬都尉後為桂陽

世宗二頁八二

通志承列傳卷之二十一

一

一

王征北中兵參軍與武帝同立殿內深相款好並為宋  
明帝所親待俊本名忱宋明帝多忌反語劉忱為臨饑  
改名俊焉武帝常至俊宅晝卧覺俊自捧盥澡罐受四  
升水以沃盥因以與帝前後所納稱此後遷安遠護軍  
武陵內史郡南古江隄久廢俊脩未畢而江水忽至百  
姓棄役奔走俊親率厲之於是乃立漢壽人邵榮興六  
世同爨俊表其門閭俊彊濟有世調善於流俗蠻王田  
僮在山中年垂百餘歲南譙王義宣為荊州僮出謁至  
是又謁俊明帝崩表求奔赴初帶郡還都吏民送者數



千萬人後人人執手繼以涕泣百姓感之贈送甚厚桂陽之難加寧朔將軍助守石頭父勛於大航戰死俊時遇疾扶伏路次號哭求勛屍勛屍頂後傷缺俊割髮補之持喪墓側冬月不衣絮高帝代勛爲領軍素與勛善以書譬俊殷勤扣勉建平王景素反高帝總衆軍出頓玄武湖俊初免喪高帝召俊及其弟暄入省欲使領支軍及見皆羸削改貌於是而止霸業初建俊先致誠節沈攸之事起加輔國將軍後爲廣州刺史襲爵鄱陽縣侯武帝自尋陽還遇俊於舟渚權宴叙舊停十餘日乃下遣文惠太子及竟陵王子良攝衣履修父友之敬齊受禪國除平西記室參軍夏侯恭叔上書以柳元景中興功臣劉劭殞身王事宜存封爵詔以興運隆替不容復厝意也初蒼梧廢高帝集議中華門見俊謂曰君昨直邪俊曰僕昨正直而之急在外至是上謂俊曰功名之際人所不忘卿昔於中華門答我何其欲謝世事俊曰臣世受宋恩門荷齊眷非常之勲非臣所及進不遠怨前代退不孤負聖明敢不以實迎答遷太子中庶子領越騎校尉時武帝在東宮每幸俊坊閑言至夕賜屏



風帷帳武帝即位改領軍將軍後拜司州刺史悛父劬  
討殷琰平壽陽無所犯害百姓德之爲立碑記悛步道  
從壽陽之鎮過劬碑下拜拜泣涕悛於州治下立學校  
得古禮器銅罍甒函山銅罍罇銅豆鐘各二口獻之遷  
長兼侍中車駕數幸悛宅宅盛修山池造麈牖武帝著  
鹿皮冠披浚兔皮衾於牖中宴樂以冠賜悛至夜乃去  
後從駕登蔣山帝數嘆曰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  
不下堂顧謂悛曰此況卿也世言富貴好改其素情吾  
雖有四海今日與卿盡布衣之適悛起拜謝累遷始興  
王前軍長史平蠻校尉蜀郡太守行益州府州事初高  
帝輔政有意欲鑄錢以禪讓之際未及施行建元四年  
奉朝請孔顗上鑄錢均貨議辭證甚博其略以爲食貨  
相通理勢自然李悝曰糴甚貴傷人甚賤傷農人傷則  
離散農傷則國貧甚賤與其甚貴其傷一也三吳國之關  
奧比歲時被水潦而糴不貴是天下錢少非穀穰賤此  
不可不察也鑄錢之弊在輕重屢變重錢患難用而難  
用爲累輕輕錢弊盜鑄而盜鑄爲禍深人所盜鑄嚴法  
不禁者由上鑄錢惜銅愛工也惜銅愛工謂錢無用之



器以通交易務欲令輕而數多使省工而易成不詳慮其爲患也自漢鑄五銖錢至宋文帝歷五百餘年制度世有廢興而不變五銖錢者明其輕重可法得貨之宜以爲開置泉府方牧貢金大興鎔鑄錢重五銖一依漢法若官鑄已布於人使嚴斷翦鑿輕小破缺無周郭者悉不得行官錢細小者稱合銖兩銷以爲大利貧良之人塞姦巧之路錢貨既均遠近若一百姓樂業市道無事衣食滋殖矣時議者多以錢貨輕轉少宜更廣鑄重其銖兩以防人姦高帝使諸州郡大市銅炭會晏駕事

寢永明八年俊啓武帝曰南廣郡界蒙山下有城名蒙城可二頃地有燒鑪四所高一丈廣一丈五尺從蒙城渡水南百許步平地掘土深二尺得銅又有古掘銅坑深二丈并居宅處猶存鄧通南安人漢文帝賜通嚴道縣銅山鑄錢今蒙山近在青衣水南青衣左側並是故秦之嚴道地青衣縣文帝改名漢嘉且蒙山去南安二百里案此必是通所鑄處近喚蒙山獠出云甚可經略此議若立潤利無極并獻蒙山銅一片又銅石一片平州鑄鐵刀一口上從之遣使入蜀鑄錢得千餘萬工費



多乃止。後仍代始興王鑑爲益州刺史，監益寧二州諸軍事。後旣籍舊恩，充能文附人主，承迎權貴，賓客閨房，供費奢廣，羅廣司二州傾資，貢獻家無留儲。在蜀作金浴盆，餘金物稱是，罷任以本號還都，欲獻之。而武帝晏駕鬱林，新立後，奉獻減少，鬱林知之，諷有司收後付廷尉。將加誅，戮明帝啓救之，見原，禁錮終身。雖見廢黜，而賓客日至，海陵即位，以白衣除兼左戶尚書，尋除正明帝，立加領驍騎將軍，復故官駙馬都尉。後歷朝皆見恩，遇高帝爲鄱陽王，鏘納後妹爲妃。明帝又爲晉安王，寶義納後女爲妃。自此連姻帝室，王敬則反，後出守琅邪城，轉五兵尚書。初，宋桂陽王休範舉兵犯闕，後父勔領兵鎮扞石頭，兵敗死之。後兄弟以父死，朱雀航終身不行。此路明帝崩，東昏即位，改授散騎常侍，領驍騎將軍。尚書如故，衛送山陵，路經朱雀航，感慟至曲阿而卒。贈太常常侍，都尉如故。謚曰敬子三子，孺覽遵俱知名。後弟愷位太子中庶子，子苞與孺覽遵皆列在梁史。愷弟繪字士章，解褐著作佐郎，爲高帝行參軍，帝見而歎之，曰：劉公爲不亡也。及豫章王嶷鎮江陵，以繪爲鎮西外



兵參軍繪聰警有文義善隸書數被賞召進對華敏僚  
吏之中見遇莫及時琅邪王綱為功曹以吏能自進崑  
謂僚佐曰吾雖不能得應嗣陳蕃然閣下自有二驥也  
性通悟出為南康相郡人有姓賴者所居名穢里刺謁  
繪繪戲嘲之曰君有何穢而居穢里此人應聲曰未審  
孔丘何闕而居闕里繪嘿然不荅亦無忤意歎其辯速  
繪在郡專意講說上左右陳洪請假南還問繪在郡何  
似既而聞之曰南康是三州喉舌應須治幹豈可以幸  
少講學處之邪乃為中書郎掌詔諸勅助國子祭酒何胤  
三百七十八

撰脩禮儀永明不都下人士盛為文章談議皆凌竟陵  
王西邸繪為後進領袖機悟多能時張融以言辭辯捷  
周顒彌為清綺而繪音采不贍麗雅有風則時人為之  
語曰三人共宅夾清漳張南周北劉中央言其處一人  
間也魚復侯子響誅後豫章王嶷欲求葬之召繪為表  
言其事繪求紙筆須臾便成嶷歎曰彌衡何以過此唯  
足八字云提攜鞠養甫見成人後魏使至繪以辭辯被  
勅接使事畢當撰語辭繪謂人曰無論潤色未易但得  
我語亦難矣事兄悛恭謹與語呼為使君隆昌中悛坐



事將見誅繪伏闕請代兄死明帝輔政救解之乃免死引  
為錄事筆翰明帝即位為太子中庶子安陸王寶晳為  
湘州以繪為冠軍長史長沙內史行湘州事實晳妃悛  
女也寶晳愛其侍婢繪奪取具以啓聞寶晳以為恨與  
繪不協遭母喪去官有至性服闋為晉安王征北長史  
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及梁武起兵以繪為雍州刺  
史固讓不就衆以朝廷昏亂為之寒心繪終不受乃改  
用張欣泰轉繪建安王車騎長史行府國事及東昏見  
殺城內遣繪及國子博士范雲等齎其首詣梁武帝於  
石頭轉大司馬從事中郎卒子孝綽梁史有傳繪弟瑱  
字士温少有行業文藻篆隸丹青並為當世所稱時有  
滎陽毛惠遠善畫馬瑱善畫婦人並為當世第一瑱妹  
為鄱陽王妃伉儷甚篤王為明帝所誅妃追傷遂成痼  
疾醫所不療有陳郡殷倩善寫人面與真不別瑱今舊  
畫王形像并圖王平生所寵姬共照鏡狀如欲偶寢瑱  
乃密使媼孀示妃妃視畫竟仍唾之因罵云故宜其早  
死於是恩情即歇病亦除差此姬亦被廢苦因即以此  
畫焚之瑱仕歷尚書吏部郎義興太守先繪卒



崔祖思字敬元清河東武城人魏中尉琰七世孫也祖諱  
宗冀州刺史父僧護州秀才祖思少有志氣好讀書史  
年十八爲都昌令隨青州刺史垣護之入堯廟廟有蘇  
侯神偶坐護之曰唐堯聖人而與蘇侯神爲列今欲正  
之何如祖思曰蘇峻今日便爲四凶之五使君若清此  
坐則是堯廟重去四凶也由是諸雜神並除高帝在淮  
陰祖思聞風自結爲上輔國主簿甚見親待參預謀議  
宋朝初議封高帝爲梁公祖思啓曰讖云金刀利刃齊  
刈之今宜稱齊實應天命高帝從之自相國從事中郎

三十一

通志齊列傳卷三十一

九

陸倕

遷齊內史高帝旣爲齊王置酒爲樂羹膾旣至祖思曰  
此味故爲南北所推侍中沈文季曰羹膾吳食非祖思  
所解祖思曰魚鼈膾鯉似非勾吳之詩文季曰千里尊  
羹豈關魯衛帝甚悅曰尊羹故應還沈高帝輔政衆議  
將加九錫內外皆贊成之祖思獨曰公以仁恕匡社稷  
執股肱之義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帝聞之曰祖思  
還同荀令豈孤所望也由此不復處任職之官而禮見  
甚重垣崇祖受密旨參訪朝臣光祿大夫垣閔曰身受  
宋氏厚恩復蒙明公接眷進不敢同退不敢異祖思又



曰公退讓誠節故宜受之以禮次問冠軍將軍崔文仲  
文仲問崇祖曰卿意云何對曰聖人云知幾其神又云  
見幾而作文仲撫髀曰政與吾意同崇祖具說之及帝  
受禪閱存故爵文仲崇祖皆封侯祖思加官而已除給  
事中黃門侍郎武帝即位祖思啓陳政事以自古開物  
成務必以教學爲先宜於太廟之南弘脩文序司農以  
比廣開武校又曰漢文集上書囊以爲殿帷劉備取帳  
構銅鑄錢以充國用魏武遣女皂帳婢十人東阿婦以  
繡衣賜死王景興以折米見誚宋武節儉過人張妃房

唯碧綃紋幃三齊苳席五盞盤桃花米飯殷仲文勸令  
畜伎答云我不解聲仲文曰但畜畜自解又答曰畏解故  
不畜歷觀帝王未嘗不以約素興侈麗亡也伏惟陛下  
體唐成儉踵虞爲樸寢殿則素木卑構膳器則陶瓢充  
御瓊簪玉笏碎以爲塵珍裘繡服焚之如草宜察朝士  
有柴車蓬館高以殊等馳禽流色長違清編如此則調  
風變俗不俟終日又曰憲律之重由來尚矣實宜清置  
廷尉茂簡三官漢來習律有家子孫並傳其業今廷尉  
律主乃令史門戶刑之不厝抑此之由又曰案前漢編



戶千萬太樂伶官才八百二十九人孔光等奏罷不合  
經法者四百四十一人正樂定員唯置三百八十八人  
而編戶千萬今戶口不能百萬而大樂雅鄭元徽時校  
試千有餘人後堂雜伎不在其數糜費既多又傷敗風  
俗今欲撥邪聲歸正道莫如罷雜伎王庭惟置鐘簋羽  
戚登歌而已上詔報答後爲青冀二州刺史在政清簡  
而謙卑下士言議未嘗及時事上更以敬重之未幾卒  
上深加歎息祖思叔父景真位平昌太守有惠政嘗懸  
一蒲鞭而未嘗用去任之日人士思之爲立祠子元祖

有寧行好屬文仕至射聲校尉武帝取爲延昌主帥從  
駕至何美人墓上爲悼亡詩特詔元祖使和稱以爲善  
永明九年魏使李道固及蔣少游至元祖言少游臣甥  
有班倕之工今來必令模寫宮掖未可令反上不從少  
游果圖畫而歸元祖歷位驍騎將軍出爲東海太守上  
每思之時節常賜手敕賞賜有加時青州刺史張沖啓  
淮比頻歲不熟今秋始稔此境鄰接戎寇彌須沃實乞  
權斷販過淮南而徐兗豫司諸州又各斷穀米不聽出  
境自是江北荒儉有流亡之弊元祖乃上書謂宜豐儉



均之書奏見從祖思宗人文仲位徐州刺史封建陽縣  
子在政爲百姓所懷除黃門侍郎領越騎校尉徙封隨  
縣嘗獻高帝纏鬚繩一枚上納受之後卒於汝陰太守  
贈徐州刺史謚襄子

荀伯玉字弄璋廣陵人也祖永南譙太守父闡之給事  
中伯玉仕宋爲晉安王子勛鎮軍行參軍泰始初隨子  
勳舉事及事敗還都賣卜自業高帝鎮淮陰伯玉爲高  
帝冠軍刑獄參軍高帝爲宋明帝所疑被徵爲黃門郎  
深懷憂慮見平澤有羣鶴仍命筆詠之曰八風儻遙翻

九野弄清音一摧雲間翅爲君苑中禽以示伯玉深旨  
伯玉勸高帝命數十騎入魏界安置標榜魏果遣游騎  
數百履行界上高帝以聞猶懼不得留令伯玉占伯玉  
言不成行而帝卒復本任由是見親待高帝有故吏東  
莞竺景秀嘗以過繫作部高帝謂伯玉曰卿比看景秀  
不答曰數往候之備加責請云若許某自新當吞刀刮  
腸飲灰洗胃帝善其答即釋之卒爲忠信士後隨高帝  
還都除奉朝請高帝使主家事武帝罷廣興還立別宅  
遣人於大宅搖樹數株伯玉不與馳以聞高帝善之高



帝為南兗州伯玉從轉鎮軍中兵參軍帶廣陵令初高  
帝在淮陰伯玉假還廣陵夢上廣陵城南樓上有二青  
衣小兒語伯玉云草下肅光五相追逐伯玉視城下人  
頭皆有草泰始七年又夢高帝乘船在廣陵北渚兩腋  
下有翅不舒伯玉問何時當舒帝曰却後三年伯玉夢  
中自謂是阮師凡六唾呪之有六龍出兩腋下翅皆舒  
還復歛元徽二年而高帝破桂陽威名大震五年而廢  
蒼梧謂伯玉曰卿夢今且効矣異明初仍為高帝驃騎  
中兵參軍帶濟陽太守霸業既建伯玉忠勤盡心常衛

三國志

通鑑卷之二十一

百餘

左右加前將軍大見委任建元元年封南豐縣子為豫  
章王司空詔議太守如故時武帝在東宮自以年長與  
高帝同創大業朝事大小悉皆專斷多違制度左右張  
景真偏見任遇又多僭侈武帝拜陵還景真白服乘  
舩艦坐胡牀觀者咸疑是太子內外祇畏莫敢有言者  
驍騎將軍陳胤先已陳景真及太子前後得失伯玉  
因武帝拜陵之後密啓之上大怒豫章王疑素有寵故  
以武帝長嫡又南郡王兄弟並死故武帝為太子至是有  
改立之意武帝東還高帝遣文惠太子聞喜公子良宣勸



詰責并示以景真罪狀使以太子令收景真殺之胤叔  
因白武帝皆言伯玉以聞武帝憂懼稱疾月餘日上怒  
不解晝卧太陽殿王敬則直入叩頭啓請往東宮以慰  
太子高帝無言敬則因大聲官旨往東宮命裝束又勅  
太官設饌密遣人報武帝令奉迎因呼左右索輿高帝  
了無動意敬則索衣以衣高帝仍牽上輿遂幸東宮召  
諸王宴飲因游玄圃園長沙王晃提華蓋臨川王映執  
雉尾扇聞喜公子良持酒鎗南郡王行酒武帝與豫章  
王嶷及敬則自捧着饌高帝大飲賜武帝以下酒並大

通鑑卷之五十一

高

百

醉盡歡日暮乃去是日微敬則則東宮始廢高帝重伯  
玉盡心愈見信任使掌軍國密事權動朝右每暫休出  
外軒蓋填門嘗遭母憂成服日左率蕭景先侍中王晏  
共載弔之五更便巾車未到伯玉宅二里許王侯朝士  
已盈巷至下鼓尚未得前司徒褚淵衛軍王儉俱進繼  
後乃得前又倚聽事父之中詔遣中書舍人徐希秀斷  
哭止宴父乃得弔比出二人飢乏氣息惓然切齒形于  
聲貌明日入宮使言云臣等所見二宮門及齋閣方荀  
伯玉宅政可設雀羅也

續後言外論云千勅萬令不知



荀公一命武帝深怨伯玉高帝臨崩指伯玉以屬武帝  
武帝即位伯玉憂懼上聞之以其與垣崇祖善崇祖田  
業在江西慮相扇為亂加意撫之伯玉乃安永明元年  
與崇祖並見誣伏誅而胤叔為太子左率呂文顯歎曰  
伯玉能謀太祖而不能自謀豈非天哉初伯玉微時有  
善相墓者謂其父曰君墓當出暴貴者但不得父耳又  
出失行女子伯玉聞之曰朝聞道夕死可矣頃之伯玉  
好當嫁明日應行今夕逃隨人去其家尋求不能得後  
出家為尼伯玉卒致敗亡云

蘇侃字休烈武昌人也祖護本郡太守父端州中從事  
侃涉獵書傳出身補良城令薛安都反引侃為其府參軍  
使掌書記侃自按南歸高帝在淮上使自委結帝用為  
冠軍錄事參軍是時新失淮北高帝北戍鎮淮陰不滿  
千人每歲秋冬間邊淮騷動常恐虜至帝乃作塞客吟  
以喻志侃達上之旨更自勤厲遂見委以府事深被知  
待桂陽之難帝以侃為平南錄事領軍主從頓新亭使  
分金銀賦賜將上帝每遷隨府轉復為帝太尉諮議侃  
事帝既久備悉起居乃與丘巨源撰蕭太尉記載帝征



之功封新建縣侯之齊臺建爲黃門侍郎領射聲校尉  
以心膂帝即位撰聖皇瑞命記一卷奏之建元元年  
上惜之甚至謚賢侯

虞棕字景豫會稽餘姚人也祖嘯父晉左立尚書父秀  
之黃門郎棕少以孝聞父病不欲見人雖子弟亦不得  
前時棕年十二三晝夜伏立外門內豎消息罔未知轉  
嗚咽流涕如此者百餘日及亡終喪日唯食麥餅二枚  
仁宋位黃門郎宋明帝誅山陽王休祐至葬日寒雪厚三  
尺故人無至者唯棕一人來赴初武帝始從宦家貧薄

常數相分遺每行必呼帝同載帝甚德之建元初爲太  
子中庶子累遷豫章內史棕家富於財而善爲滋味豫  
章王嶷盛饌享宿謂棕曰肴羞有所遺不棕曰何曾食  
蔬有黃頰臙恨無之累遷太子右率永明八年大水百  
官戎服救太廟棕米衣乘車鹵簿於宣陽門外入行馬  
內馳逐人被奏見原上以棕布衣之舊從容謂棕曰我  
當令卿復祖業轉侍中朝廷咸驚其驟遷祠部尚書武  
帝幸華林園就棕求味棕獻糲及雜肴數十與太官鼎  
水不及也上就棕求諸飲食方棕祕不出上醉後體不



快悰乃獻醒酒鯖鮓一方而已鬱林王立兼大匠卿起  
休安陵於陵所受局下牛酒坐免官隆昌元年以白衣  
領職鬱林廢悰竊歎曰王徐遂縛袴廢天子天下豈有  
此理邪延興元年領右軍明帝立悰稱疾不陪位帝使  
尚書令王晏齋廢立事示悰以悰舊人引參佐命悰謂  
晏曰主上聖明公卿戮力寧假朽老以匡贊維新乎不  
敢聞命因慟不自勝朝議欲糾之僕射徐孝嗣曰此亦  
古之遺直衆議乃止悰稱疾篤還東詔賜假百日轉給  
事中光祿大夫尋加正負常侍卒悰性敦實與人知識  
必相存訪親踈皆有終始世以此稱之

胡諧之豫章南昌人也祖廉之書侍御史父翼之州辟  
不就諧之仕宋爲邵陵王左軍諮議武帝爲江州以諧  
之爲別駕委以事任建元二年爲給事中驍騎將軍上  
方欲獎以貴族盛姻以諧之家人語僉音不正乃遣官  
內四五人往諧之家教子女語二年後帝問曰卿家人  
語音正未諧之答曰官人少臣家人多非唯不能得正  
音遂使官人頓成僉語帝大笑徧向朝臣說之永明五  
年爲左衛將軍加給事中諧之風采瓌潤善自居處兼



以舊恩見遇朝士多與交遊六年遷都官尚書上欲遷  
諧之嘗從容謂曰江州有幾侍中邪答曰近世唯程道  
惠一人而已上曰當令有二後以語尚書令王儉儉意  
更異乃以爲太子中庶子領左衛率諧之有識具每朝  
廷官缺及應遷代密量上所用人皆如其言虞綜以此  
稱服之旣居權要多所徵求就梁州刺史范栢年求佳  
馬栢年患之謂使曰馬非狗子那可得爲應無極之求  
接使人薄使人致恨歸謂諧之曰栢年云胡諧是何俛  
狗無厭之求諧之切齒致忿時王玄邈代栢年栢年稱

萬曆十七年

通志齊列傳五

十八 臣生 葉承春

吳科

疾推遷不時還諧之言於帝曰栢年恃其山川險固聚  
衆欲擅一州及栢年下帝欲不問諧之又言見虎格得  
而放上山於是賜死十年諧之轉度支尚書領衛尉明  
年卒謚肅侯栢年本梓潼人土斷屬梁州華陽郡初爲  
州將劉亮使出都諮事見宋明帝帝言次及廣州貪泉  
因問栢年卿州復有此不答曰梁州唯有文川武鄉廉  
泉讓水又問卿宅在何處曰臣所居廉讓之間帝嗟其  
善答因見知歷位內外終於梁州刺史

虞玩之字茂瑤會稽餘姚人也祖宗晉尚書庫部郎父



致通直常侍玩之少閑刀筆汎涉書史仕宋爲烏程令  
路太后外親朱仁彌犯罪玩之依法案之太后怒訴孝  
武坐免官元徽中爲尚書右丞高帝參政與玩之書曰  
張華爲度支尚書事不徒然今漕藏有闕吾賢居右丞  
已覺金粟可積也玩之上表陳府庫錢帛器械役力州  
縣轉多與用漸廣慮不支歲月朝議優報之轉少府高  
帝鎮東府朝廷致敬玩之爲少府猶躡屐造席高帝取  
履親視之訛黑斜銳美斷以芒接之問曰卿此屐已幾  
載玩之曰初釋褐拜征北行佐買之者已三十年貧士

竟不辦易帝咨嗟因賜以新履玩之不受帝問其故答  
曰今日之賜恩華俱重但著舊弊席復不可遺所以不  
敢當帝善之引爲驃騎諮議參軍霸府初開賓客輻湊  
高帝留意簡接玩之與樂安任遐俱以應對席上之美  
齊名見遇遷黃門郎領本郡中正先是宋世人籍欺巧  
及高帝即位勅玩之與驃騎將軍傅堅意檢定簿籍建  
元二年詔輔臣曰黃籍民之大綱國之政端自頃毗俗  
欺巧乃至竊注爵位盜易年月增損三狀買襲萬端或  
戶存而文書已絕或人在而反託死叛傳私而云籍役



身疆而稱六疾編戶齊家少不如此皆政之巨蠹教之  
深疵若約之以刑則人僞已遠若綏之以德則勝殘未  
易諸賢並深明治體各獻嘉謀以振澆化玩之表言便  
宜多見采納於是朝廷乃別置校籍官置令史限人一  
日得數巧以防懈怠於是貨賂因緣籍注雖正猶疆推  
却以充程限既連年不已又譎巧者成緣准各十年百  
姓怨望富陽人唐寓之僑居桐廬父祖相傳圖墓爲業  
寓之自云其家墓有王氣山中得金印轉相誑惑永明  
二年冬寓之聚黨遂陷富陽至錢唐僭號置太子賊遂

據郡又遣僞會稽太守孫泓取山陰時會稽太守王敬  
則朝正故寓之謂可乘虛而襲泓至浦陽江而郡丞張  
思祖遣峽口戍主楊休武拒戰大破之朝廷遣禁兵東  
討至錢唐一戰便散禽斬寓之進平諸郡縣臺軍乘勝  
百姓頗被疆奪軍還上聞之收軍主前軍將軍陳天福  
棄市天福善馬稍爲諸將法上寵將也既伏誅內外莫  
不震肅由是乃詔謫役邊疆各許還本土玩之以久宦  
年老衰疾上表告退許之玩之於人物好臧否宋末王  
貴外郎孔邊使魏玩之言論不相饒儉邊並恨之



至是玩之東歸儉不出送朝廷無祖餞者中丞劉休與親知書曰虞公散髮海隅同古人之美而東都之送殊不藹藹玩之歸家起大宅數年卒其後負外郎孔瑄就儉求會稽五官儉方盥投早菘於地曰鄉鄉俗惡虞玩之至死煩人

劉休字弘明沛郡相人也父超九真太守休初爲駙馬都尉宋明帝居蕃休爲湘東國常侍不爲帝所知襲祖爵南鄉侯友人陳郡謝儼同丞相義宣反休坐匿之被繫尚方孝武崩乃得出泰始初諸州反休素能筮知明

帝當勝靜處不預異謀休之繫尚方也尚方令吳喜愛其才後投吳喜爲喜輔師府錄事參軍喜薦之於明帝得在左右版柱陽王征北參軍帝頗有好尚尤嗜飲食休多藝能爰至鼎味無不閑解遂見親賞長直殿內後宮孕者帝使筮其男女無不如占帝素肥瘠不能御內諸王妓妾懷孕使密獻入宮皆使休筮之以故得親密焉帝憎婦人妬尚書右丞羅彥遠以善碁見親婦妬傷其面帝曰我爲卿治之何如彥遠率爾從旨其夕遂賜藥殺其妻休妻王氏亦妬帝聞之賜休妾勅與王氏二十



叔令休於宅後開小店使王氏賣掃帚卓茨以此辱之  
其見親如此尋除員外郎領輔國司馬中書通事舍人  
帶南城令後為都水使者南康相休善談政體而在郡  
無異績建元初為御史中丞頃之啓言宋世載祀六十  
歷斯任者五十有三校其年月不過盈歲於臣叨濫宜  
請骸骨上曰卿職當國司以威為本而忽憚世請卿便  
應辭之如事可獲何惜晚節邪四年出為豫章內史卒  
宋末造指南車高帝以休有思理使與王僧虔對共監  
試又元嘉中羊欣重王子敬正隸書世共宗之而右軍

之體微古不復見貴及休始好右軍法因此大行云

江祐字弘業濟陽考城人也祖遵寧朔參軍父德麟司  
徒右長史祐姑為高帝兄始建貞王道生妃追謚景皇  
后生明帝祐少為明帝所親恩如兄弟明帝為吳興以  
祐為郡丞後除通直郎補南徐州別駕明帝輔政委以  
腹心引為驃騎諮議參軍領南平昌太守時新立海陵  
人情未服祐每說明帝以君臣大節明帝轉顧而不言  
明帝驛上有赤誌常祕不傳既而祐勸帝出以示人晉  
壽太守王洪範罷任還上袒示之曰人皆謂此是日日



相卿幸無世之洪範曰公日月在軀如何可隱轉當言之公卿上大悅會直後張伯尹瓚等屢謀竊發祐憂虞無計每文輒託事外出及明帝入纂議定加祐寧朔將軍明帝爲宣城王太史密奏圖緯云一號當得十四年祐入帝喜以示祐曰得此復何所望及即位遷守衛尉安陸縣侯祐祖遵以後父贈金紫光祿大夫父德麟以帝舅亦贈光祿大夫建武二年遷左衛將軍掌甲仗廉察四年轉太子詹事祐以外戚親要權冠當時魏軍南伐明帝欲以劉暄爲雍州暄時方希內職不願遠役投

於祐祐謂明帝曰昔人相暄得一州便躋今爲雍州儻相中乎上默然俄召梁武帝謂曰今使卿爲雍州聞外一以相委祐旣見任遂遠致餉遺或取諸王名書好物然家行甚睦待子姪有恩永泰元年明帝寢疾轉祐侍中中書令出入殿省及崩遺詔轉尚書左僕射祐弟衛尉祀爲侍中皇后弟劉暄爲衛尉與始安王遙光徐孝嗣蕭坦之等輔政誡東昏曰五年中汝勿屑意過此自覽勿復委人及即位祐參掌選重明帝雖顧命羣臣而意寄多在祐兄弟至是更直殿內動止關諮永元元年



領太子詹事劉暄遷散騎常侍右衛將軍帝稍欲行意  
徐孝嗣不能奪蕭坦之雖時有異同而拓堅意執制帝  
深忌之孝嗣謂拓曰主上稍有異同詎可爲相乖反拓  
曰但以見付必無所憂左右小人會稽茹法珍吳興梅  
蟲兒東海祝靈勇東冶軍人俞靈韻右衛軍人豐勇之  
等並爲帝所委任拓常裁抑之羣小切齒帝失德旣彰  
拓議欲立江夏王寶玄劉暄初爲寶玄郢州行事執事  
過刻有人獻馬寶玄欲看之暄曰馬何用看妃宗煮鮑  
帳下訟暄暄曰旦已煮搗不煩復此寶玄恚曰舅殊無

渭陽之情暄聞之亦不悅至是不同拓議欲立建安王  
寶貴密謀於遙光遙光自以年長屬當鼎命微旨動拓  
拓弟祀以少主難保勸拓立遙光暄以遙光右立已失  
元舅之望不肯同故拓遲疑久不決遙光大怒遣左右  
黃曇慶於青溪橋道中刺殺暄曇慶見暄部伍人多不  
敢發事覺暄告拓謀帝虺分收拓兄弟祀時直在殿內  
疑有異遣信報拓曰劉暄似有謀今作何計拓曰政當  
靜以鎮之俄而召拓入見傳中書省先是直齋袁文曠  
以王敬則勲當封拓執不與帝使文曠取拓以刀環築



其心曰復能奪我封不祀祐同日見殺祐任寄雖重而  
不忘財利論者以此少之祐等既誅帝恣意游幸單騎  
奔馳謂左右曰祐常禁吾乘馬小子若在吾豈能得此  
因問祐親親餘誰答曰江祥今猶在治乃於馬上作勅  
賜祥死祀字景昌位晉安王鎮北長史南東海太守行  
府州事祀弟禧早卒有子厥字偉卿年十二聞收至謂  
家人曰伯既如此無心獨存赴井死劉暄字士穆彭城  
人及聞祐等戮眠中大驚投出戶外問左右收至未良  
久意定還坐大悲曰不念江行自痛也遙光事起以討

三晉書

通志卷之五十一

七五

劉暄為名事平暄遷領軍將軍封平都縣侯其守如法  
珍梅蟲兒徐世標構暄有異志帝曰領軍是我舅豈應  
有此世標曰明帝是武帝同堂恩遇如此尚滅害都盡  
舅復焉可信乃誅之暄為人性軟弱當軸居政每事讓  
江祐羣弟不得進官死之日皆怒之和帝中興元年贈  
祐衛將軍暄散騎常侍撫軍將軍並開府儀同三司祀  
散騎常侍太常卿

蕭惠基南蘭陵人也父思謐宋贈征西將軍儀同三司  
自有傳惠基幼以外戚見宋江夏王義恭義恭歎其詳



審以女結婚除車騎主簿泰始初兄益州刺史惠開拒  
命明帝遣惠基使蜀宣旨慰勞惠開降而益州上酋反  
引氐賊圍州城惠基於外宣示朝廷威賞於是氐人斬  
賊帥降還爲太子中舍人惠基西使部曲並欲論功惠  
基毀除勲簿或問其意惠基曰我若論其此勞則驅馳  
而已豈吾懷素之本邪遷黃門郎惠基善隸書及弈基  
高帝與之情好相得早相器遇桂陽王休範妃惠基姊  
也帝謂之曰卿家桂陽遂復作賊帝頓新亭壘以惠基  
爲軍副惠基弟惠朗親爲休範攻戰惠基在城內了不

自疑後爲長兼侍中袁粲劉秉起兵之夕高帝以秉是  
惠基姊夫惠基時直在侍中省遣王敬則觀其指趣見  
惠基安靜不與秉相知由是益加恩信高帝即位爲都  
官尚書掌吏部永明中爲侍中領驍騎將軍尚書令王  
儉朝宗貴望惠基同在禮閣非公事不私覲焉遷太常  
加給事中自宋大明以來晝夜所尚多鄭衛淫俗而雅  
樂正聲鮮有好者惠基解音律尤好魏二祖曲及相和  
歌每奏輒賞悅不能已當時能基人琅邪王抗第一品  
吳郡褚思莊會稽夏竦松第二品亦松思遠善於大行



思莊戲遲巧於鬪碁宋文帝世羊玄保爲會稽帝遣思莊入東與玄保戲因制局圖還於帝前覆之高帝使思莊與王抗交賭自食時至日暮一局始畢上倦遣還省至五更方決抗睡於局後寢思莊達旦不寐世或云思莊所以品第致高緣其用思深又人不能對也抗思莊並至給事中永明中勅使抗品第竟陵王<sub>子</sub>長使惠基掌其事初思詒先於曲阿起宅有閑曠之致惠基常謂所親曰須婚嫁畢當歸老舊廬立身退素朝廷稱爲善士明年卒贈金紫光祿大夫子洽附載從兄眎素傳列

在梁史惠基弟惠休永明四年爲廣州刺史罷任獻奉傾資上勅中書舍人茹法亮曰可問蕭惠休故當不復私邪吾欲分受之也後封建安縣子永元元年從吳興太守徵爲尚書右僕射吳興郡項羽神舊酷烈人云惠休事神謹故得美遷于時朝士多見殺二年惠休還至平望帝令服藥而卒贈金紫光祿大夫惠休弟惠朗同挂陽賊高帝赦之後爲西陽王征虜長史行南兖州事坐法免官惠朗弟惠禧位左戶尚書子介亦附眎素傳張岱字景山吳郡吳人也父裕宋會稽太守自有傳岱



仕宋州辟從軍。累遷東遷令。時整冲爲具興。六年請入  
曰張東遷親嘗須養所以栖遲下邑然名器方顯豈  
大至後爲司徒左西曹掾母年八十籍注未滿代便去  
官從實還養有司以代違制將欲糾舉孝武曰觀過可  
以知仁不須案也累遷山陰令職事閑理巴陵王休若  
爲北徐州未親政事以岱爲冠軍諮議參軍領彭城太  
守行府州國事後臨海王爲征虜將軍鎮廣州豫章王  
爲車騎將軍鎮揚州晉安王爲征虜將軍鎮南兗州岱  
歷爲二府諮議三王行事與典籤主帥共事事舉而情

得或謂岱曰三王旣以執事多門而每能緝和公私云  
何致此岱曰古人言一心可以事百君我爲政端平待  
物以禮悔吝之事無由而及明闇短長更是才用多少  
耳入爲黃門郎新安王子鸞以盛寵爲南徐州割吳郡  
屬焉高選佐吏孝武召岱謂曰卿美効夙著兼資官已  
多今欲用卿爲子鸞別馬總刺史之任無謂卜屈終當  
大申也帝崩累遷吏部郎泰始末爲吳興太守元徽中  
爲益州刺史加都督數年益土安其政累遷吏部尚書  
王儉爲吏部郎時專斷書事岱每相違執及儉爲宰相



以此頗不相善岱兄子環與弟  
愨共誅吳郡太守望  
高帝欲以愨為晉陵郡岱曰如  
未閑從政美錦不宜濫  
竊高帝曰愨為人我所悉且又  
與環同勲自應有賞岱  
曰若以家貧賜祿此所不論若  
語功推事臣門之耻加  
散騎常侍建元元年中詔序朝  
士欲以右僕射擬岱緒淵  
謂得此過優若別有忠誠特宜  
引引者別是一理詔更  
量出為吳郡太守高帝知岱歷  
仕清直至郡未幾手勅曰  
大郡任重乃未欲回換但總我  
務殷宜須望實今用卿  
為護軍加給事岱拜竟中詔以  
家為府武帝即位復為

三〇七

通志卷之二十一

九

永

吳興太守岱晚節在吳興更以寬  
愨著名遷南兖州刺  
史未拜卒岱初作遺命分張家財  
封置箱中家業張減  
隨復改易如此十數年謚曰貞子  
岱兄演仕宋位太子  
中舍人演子緒字思曼緒少知名  
清簡寡欲從伯敷及  
叔父鏡從叔暢並皆貴異之鏡  
比之樂廣敷云是我  
輩人暢言於孝武帝用為尚書  
舍部郎都令史諮詳郡  
縣米事緒蕭然直視不以經懷  
宋明帝每見緒輒歎其  
清談轉太子中庶子本州大中  
丞司徒左長史吏部  
尚書袁粲言於帝曰臣觀張緒有  
止始遺風宜為官職



復轉中庶子後爲侍中遷吏部郎中掌大選元徽初東  
宮官罷選曹擬舍人王儉爲舍人外郎室緒以儉人地兼  
美宜轉祕書丞從之緒又遷侍中晉私謂客曰一生不  
解作諾有以告袁粲褚淵者由是出爲吳郡太守緒初  
不知也昇明二年自祠部尚書爲尚書右僕射長史建元  
元年爲中書令緒善談玄深見敬吳僕射王儉嘗云緒  
過江來所未有北士可求之耳不知陳仲弓黃叔度能  
過之不駕幸莊嚴寺聽僧達道人講維摩經緒坐遠不  
聞僧達言上難移緒乃遣僧達以近之時帝欲用緒爲

右僕射以問王儉儉曰緒少有清望誠美選也然南士  
由來少居此職褚淵曰儉少年或未憶耳江左用陸玩  
顧和皆南人也儉曰晉氏衰政一可爲則先是緒諸子  
皆輕俠中子光少侍又不護細儉又以為言乃止及  
立國學以緒爲太常外令國子祭酒以王延之代緒爲  
中書令何點歎曰晉以子敬季玠爲此職今以王延之  
張緒爲之可謂清官後接之者是爲未易緒長於周易  
言精理奧見宗一時常云何平叔不解易中七事武帝  
卽位轉吏部尚書祭酒如故永明二年領南郡王師加



給事中三年轉太子詹事師給事如故緒每朝見武帝目送之謂王儉曰緒以位尊我我以德貴緒遷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師如故給親信一十人復領中正長沙王晃屬選用吳郡聞人邕爲州議曹緒以資籍不當執不許晃遺書固請之緒正色謂晃信曰此是身家州郡殿下何得見逼乃止緒吐納風流聽者皆忘飢疲見者肅然如在宗廟雖終日與居莫能測焉劉悛之爲益州獻柳數株枝條甚長狀若絲縷時舊宮芳林苑始成武帝以植於太昌靈和殿前常賞玩咨嗟曰此楊柳風

流可愛似張緒當年時其見賞愛如此王儉爲尚書令丹楊尹時諸令史來問說有一令史善俯仰進止可觀儉賞異之問曰經與誰共事答云十餘歲在張令門下儉目送之時尹丞殷璠在坐曰是康成門人也七年竟陵王子良領國子祭酒武帝勅王晏曰吾欲令司徒辭祭酒以授張緒物議以爲如何子良竟不拜以緒領國子祭酒緒口不言利有財輒散之清談端坐或終日無食門生見緒飢爲之辦餐然未嘗求也死之日無宅以殯遺命凶事不設柳翣止以蘆葭輜車引柩靈上置盃



水香火不設祭從弟融敬緒事之如親兄齋酒於緒靈  
前酌飲慟哭曰阿兄風流頓盡追贈散騎常侍特進光  
祿大夫謚簡子子完宋後廢帝時爲正員郎以險行見  
寵坐廢錮完弟允永明中安西功曹瀟通殺人伏法允  
兄充知名列在梁史

江謚字令和濟陽考城人也祖秉之宋臨海太守自有  
傳父徽尚書都官郎吳令元凶弒立殺徐湛之徽以黨  
與見誅謚坐繫尚方宋孝武平建鄴乃得出爲于湖令  
彊濟稱職宋明帝爲兗州謚傾身奉事爲帝所待及即位

萬曆十七年刊

道志齊列傳五十一

三二

世生兼承春  
三百七十五

毛

以爲驃騎參軍弟蒙貌醜帝嘗召見狎侮之謚再遷右  
丞兼比部郎泰始四年江夏王義恭第十五女卒年十  
九未笄禮官議從成人服諸王服大功左丞孫夔重奏  
禮記女子十五而笄鄭玄云應年許嫁者也其未許嫁  
者則二十而笄射義云十九猶爲殤禮官違越經典於  
理無據太常以下結免贖論謚坐杖督五十奪勞百日  
謚又奏夔先不研辯混同謬議準以事例亦宜及咎夔  
又結免贖論詔可出爲建平王景素冠軍長史長沙內  
史行湘州事政教苛刻僧遵道又與謚情款隨謚莅郡



犯小事餓繫郡獄遵道裂衣食之盡而死為有司奏徵  
還明帝崩遇赦免高帝領南兗州謚為鎮軍長史廣陵  
太守入為游擊將軍性疏俗善趨時利元徽才朝野咸  
屬意建平王景素謚深自委結景素敗僅得免禍蒼梧  
王廢後物情尚懷疑惑謚獨竭誠歸事高帝昇明元年  
為黃門侍郎領尚書左丞沈攸之事起議加高帝黃鉞  
謚所建也事寧遷吏部郎建元元年位侍中既而驃騎  
豫章王疑領湘州以謚為長史封永新縣伯三年為左  
戶尚書諸皇子出閣用文武主帥皆悉以委謚尋勅選  
曰江謚寒士誠當不得競等華儕然甚有才幹可遷掌  
吏部謚才長刀筆所在幹職高帝崩謚稱疾不入眾頗  
疑其怨不預顧命也武帝即位謚又不遷官以此怨望  
時武帝不豫謚詣豫章王疑請間曰至尊非起疾東宮  
又非才公今欲何計武帝知之出為鎮北長史南東海  
太守未發憂甚乃以弈碁占卦云有客南來金襖玉杯  
上使御史中丞沈沖奏謚前後罪惡請收送廷尉詔賜  
死果以金罍盛藥鳩之子介建武中為吳令政亦深苛  
人門榜死人髑髏為謚首介棄官而去



謝超宗陳郡陽夏人也祖靈運宗臨川內史自有傳又鳳  
與超宗坐靈運事徙嶺南鳳卒徙所超宗元嘉末得還與  
慧休道人來往好學有文辭盛得名譽新安王子鸞孝武  
帝寵子超宗以選補王國常侍王母殷淑儀卒超宗作  
誄奏之帝大嗟賞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恐靈運復  
出時右衛將軍劉道隆在御坐出候超宗曰聞君有異  
物可見乎超宗曰懸磬之室復有異物邪道隆武人無  
識正觸其父名曰旦待宴至尊說君有鳳毛超宗徒跣  
還內道隆謂檢覓毛至闇待不得乃去泰始中爲尚書

殿中郎三年都令史駱宰議策秀孝格五問並得爲上  
四三爲中二爲下一不第超宗議不同詔從宰議高帝  
爲領軍數與超宗共屬文愛其才翰左衛將軍袁粲聞  
之謂高帝曰超宗開亮可與語取爲長史臨淮太守粲  
誅高帝以超宗爲義興太守昇明二年坐公重免詣東  
府門自通其日風寒慘厲高帝謂四坐曰此客至使人  
不衣自暖矣超宗旣坐飲酒數杯辭氣橫出高帝對之  
甚歡拔爲驃驃諮議及齊受禪轉黃門郎有司奏撰立郊  
廟歌上勅司徒褚淵侍中謝朏散騎侍郎孔稚圭太學博



士王咄之總明學士劉融何法圖何曇秀作者凡十人  
超宗辭獨見用爲人恃才使酒多所陵忽在直省常醉  
上召見語及北方事超宗曰虜動來二十年矣佛出亦  
無如之何以失儀出爲南郡王中軍司馬人問曰承有  
朝命定是何府超宗怨望答曰不知是司馬爲是司驢  
既是驢府政應爲司驢爲有司奏以怨望免官禁錮十  
年後司徒潘淵因送湘州刺史王僧虔閣道壞墜水僕射  
王儉嘗爲牛驚蹠下車超宗撫掌笑曰落水三公墜車  
僕射淵出水活濕狼籍超宗先在僧虔舫抗聲曰有天道

焉天所不容地所不受投畀河伯河伯不受淵大怒曰  
寒士不遜超宗曰不能賣袁劉得富貴焉免寒士前後  
言諂稍布朝野武帝即位使掌國史除竟陵王征北諮  
議領記室愈不得志超宗爲子娶張敬兒女爲婦上甚  
疑之永明元年敬兒誅超宗謂丹楊尹李安人曰往年  
殺韓信今年殺彭越君欲何計安人具啓之上積懷超  
宗輕慢使兼中丞袁彖奏超宗請付廷尉武帝雖可其  
奏以彖言辭依違使左丞王遂之奏彖輕文略奏撓法  
容非請免彖所居官詔彖匿情欺國愛朋罔主中官禁



十年超宗下廷尉一宿髮白皓首詔徙越寓行至豫章上勅內史虞悰賜自盡勿傷其形骸明年超宗門生王永又告超宗子才卿死罪二十餘條上疑其妄以才卿付廷尉辯以不實見原永先於獄盡之才卿弟幾卿列在梁史

謝朓字玄暉超宗之族父而宋左僕射裕之姪子也祖述吳興太守附載裕傳父緯散騎侍郎朓少好學有美名文章清麗爲隨王子隆鎮西功曹轉文學子隆在荊州好辭賦數集僚友玄暉尤被賞遇流連晤對不捨日

三

通志齊列傳卷五十一

六

附頁

夕長史王秀之以玄暉年少相勸欲以啓聞武帝嘗勅令還都朓道中爲詩寄西府曰常恐鷹隼擊秋菊委嚴霜寄言罽羅者寥廓已高翔仍除新安王中軍記室朓爲牋辭子隆時荊州信云倚待朓執筆便成文無點易以本官兼尚書殿中郎隆昌初勅朓接北使朓自以口訥啓辭見許明帝輔政以爲驃騎諮議領記室掌霸府文筆又掌中書詔誥轉中書郎出爲晉安王鎮北諮議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啓王敬則反謀上甚賞之遷尚書吏部郎朓上表三讓中書疑朓官未及讓以問國



子祭酒沈約約曰宋元嘉中范曄讓吏部朱修之讓黃  
門蔡興宗讓中書並三表詔答其事宛然近世小官不  
讓遂成常俗王藍田劉安西並貴重初自不讓今豈可  
慕此不讓邪孫興公孔顓並讓記室今豈可三署皆讓  
邪謝吏部今授超階所讓別有意豈關官之大小搗讓  
之美本出人情若大官必讓便與詣闕章表不異例既  
如此謂都非疑朏又啓讓上優答不許朏善草隸長五  
言詩沈約常云二百年來無此詩也敬皇后遷祔山陵  
朏撰哀策文齊世莫有及者東昏失德江祏欲立江夏

三才

通志卷列傳第三十一

卅七

陳子知

王寶玄未更回惑與弟祀密謂朏曰江夏年少脫不堪  
負荷神器不可復行廢立始安年長入纂又乖物望非  
以此要富貴政是求安國家爾遙光又遣親人劉渢密  
致意於朏欲以爲肺腑朏自以受恩明帝非渢所言不  
肯答少日遙光以朏兼知衛尉事朏懼見引即以祏等  
謀告左興盛興盛不敢發言又說劉暄曰始安一旦南  
面則劉渢劉晏居卿今地但以卿爲反覆人爾暄陽驚  
馳告始安王及江祏始安欲出朏爲東陽郡祏固執不  
與先是朏常輕祏爲人祏嘗詣朏朏因言有一詩呼左



右取既而便停祐問其故云定後不佳祐以爲輕已後  
祐及弟祀劉渢劉晏俱候朏朏謂祐曰可謂帶二江之  
雙流以嘲弄之祐轉不堪至是構而害之詔暴其過惡  
取付廷尉又使御史中丞范岫奏收朏下獄死時年三  
十六臨終謂門賓曰寄語沈公君方爲三代史亦不得  
見沒初朏告王敬則反敬則文爲書常懷刀欲報朏  
朏不敢相見及當拜吏部議選范岫尚書郎范縝嘲之  
曰卿人地之美無慙小選但恨今自不可刑于寡妻朏  
有愧色及臨誅歎曰天道其不可昧乎我雖不殺王公

言

通志卷之三十一

北八

陳子如

王公因我而死朏好獎人才會稽孔閏粗有文筆未爲  
時知孔稚珪嘗令草讓表以示朏朏嗟吟良久手自折  
簡寫之謂稚珪曰士子聲名未立應共獎成無惜齒牙  
餘論其好善如此朏及殷濬素與梁武以文章相得帝  
以大女永興公主適濬子鈞第二女永世公主適朏子  
謨及帝爲雍州二女並暫隨母回州及梁武即位二主  
始隨內還梁武意薄謨又以門單欲更適張弘策子弘  
策卒又以與王志子謹而謨不堪歎恨爲書狀如詩贈  
主主以呈帝甚蒙矜歎而婦終不得還尋用謨爲信武



縣稍遷王府諮議時以爲沈約早與朏善爲制此書云  
謝顥字仁悠朏之族子也祖密宋侍中父莊中書令散  
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莊附載密傳顥少簡靜宋末爲  
豫章太守至石頭遂白服登烽火樓坐免官詣高帝自  
占謝言辭清麗容儀端雅左右爲之傾目宥而不問永  
明初高選文學以顥爲竟陵王女歷吏部郎有簡秀之  
目卒於北中郎長史顥弟瀟字義潔年七歲王或見而  
異之言於宋孝武召見於人衆中瀟舉止閑詳應對合  
旨帝悅詔尚公主景和敗事寢僕射褚淵以女妻之厚

爲資送性甚敏贍嘗與劉俊飲推讓久之俊曰謝莊兒  
不可云不能飲瀟曰苟得其人自可湛酒十日俊甚慙  
無言仕齊累遷中書侍郎衛軍王儉引爲長史雅相禮  
遇後拜吏部尚書明帝廢鬱林領兵入殿左右驚走報  
瀟瀟與客圍碁每下子輒云其當有意竟局乃還齋卧  
竟不問外事明帝即位瀟又屬疾不知公事蕭湛以兵  
臨起之瀟曰天下事公知處之足矣且死者命也何足  
以此懼人後宴會功臣上酒尚書令王晏等與席瀟獨  
不起曰陛下受命應天下晏以爲己力獻觴遂不見報



上大笑解之坐罷晏呼世瀾共載欲相撫悅瀾又正色曰  
君巢窟在何處晏初得班劍瀾謂曰身家太傅裁得人  
若何事頓得二十晏甚憚之謂江祐曰彼上人者難  
爲訓對加領右軍將軍兄胡在吳興論啓公事稽晚瀾  
輒代胡爲啓上知非胡手迹被問見原永泰元年卒於  
太子詹事贈金紫光祿大夫謚簡子初胡爲吳興瀾於  
征虜渚送別胡指瀾口曰此中佳宜飲酒瀾建武之朝  
專以長酣爲事與劉瑱沈昭略交飲各至數斗武帝問  
王儉當今誰能爲五言儉曰胡得父膏腴江淹有意上

起禪靈寺勅瀾撰碑文其辭甚佳子覽附載兄胡傳列左  
梁史

到搗字茂謙彭城武原人也祖彥之宋護軍將軍自有  
傳父仲度驃騎從事中郎搗襲爵建昌公宋明帝立欲  
取物情以搗功臣之後自長兼左戶郎中擢爲太子洗  
馬搗資籍豪富厚自奉養供一身一月千萬宅宇山池  
伎妾姿藝皆窮上品才調流瞻知善納交游愛妓陳玉珠  
明帝遣求不與逼奪之搗頗怨帝令有司誣奏將殺之  
搗入獄數宿鬚鬢皆白免死繫尚方奪封與弟竇搗由



是更以與素自立明帝崩弟賁讓封還撫朝議許之弟  
道元徽中爲南海太守在廣州昇明元年沈攸之反刺  
吏陳顯達起兵應朝廷道猶豫見殺道家人在都從野  
夜歸見兩三人持堊刷其家門須臾而滅明日而道死  
問至撫懼詣高帝謝即拔撫武帝中軍諮議參軍建元  
初國除武帝卽位累遷司徒左長史宋時武帝與撫同  
從宋明帝射雉郊野渴倦撫得早青瓜與上對剖食之  
上又數游撫家懷其舊德至是一歲三遷永明元年爲  
御史中丞車駕幸丹楊郡宴飲撫侍舊酒後狎侮同列

謂度杲之曰蠢爾蠻荆其俗鄙復謂虞棕曰斷髮文身  
其風陋王晏旣貴雅步從容又問曰王散騎復何故爾  
晏先爲國常侍轉貞外散騎郎此二職清華所不爲故  
以此嘲之王敬則執棋查以刀子削之又曰此非元徽  
頭何事自契之爲左丞度杲之所糾以贖論再遷左衛  
將軍隨王子隆帶彭城郡撫問訊不脩部下敬爲有司  
舉免官後爲五兵尚書廬陵王中軍長史卒子沉嗣列  
在梁史

沈攸之字彥璋吳興武康人也祖說道巴西梓潼二郡大



守父璞之北中郎行參軍憲少有幹局爲駕部郎宋明  
帝與憲圍碁謂曰卿廣州刺史材也補烏程令甚著政  
績太守褚淵歎美以爲方圓可施少府管掌煩冗材幹  
者並更其職憲以更能累遷少府卿武陵王暉爲會稽  
以憲爲左軍司馬高帝以山陰戶衆難御欲分爲兩縣  
武帝啓曰縣豈不可御但用不得人耳乃以憲帶山陰  
令政績大著孔珪請假東歸謂人曰沈令料事特有天  
才後爲晉安王後軍長史廣陵太守西陽王子明代爲  
南兖州憲仍留爲冠軍長史太守如故永明八年子明

與羲劉道濟贓私百萬爲有司所奏賜死憲坐不糾免  
官後除散騎常侍未拜卒當時稱爲良吏憲同郡立仲  
起先是爲晉平郡清廉自立褚淵歎曰目見可欲心能  
不亂此揚公所以遺子孫也仲起字子震位至廷尉卒  
沈沖字景綽吳興武康人也父懷文宋廣陵太守爲孝  
武帝所忌收付廷尉賜死自有傳沖涉獵文義仕宋歷  
位撫軍正佐兼記室及父懷文得罪被繫沖與兄淡深  
行謝情哀貌苦見者傷之柳元景欲救懷文言於孝武  
曰沈懷文二子塗炭不可見願陛下速止其罪帝曰且急



殺之使其意分竟殺之元景爲之歎息沖兄弟以此知名累遷司徒錄事武帝爲江州沖爲征虜長史尋陽太守建元中累遷太子中庶子武帝在東宮待以恩舊及即位轉御史中丞侍中永明四年爲五兵尚書沖與兄淡深名譽有優劣世號爲腰鼓兄弟淡深並歷御史中丞兄第三人皆爲司直晉宋所未有也中丞案裁之職被惡者多結怨永明中深彈吳興太守袁彖建武中彖從弟昂爲中丞到官數日奏彈深子績父在儼白幘車免官禁錮沖母孔氏在京鄴家失火疑爲人所焚焚大

呼曰我二兒比皆作御史中丞與人豈有善者方恐肌分骨散何但焚如兄弟後並歷侍中武帝方欲任沖尋卒追贈太常謚曰恭子

張融字思光吳郡吳人也父暢宋會稽太守附載其叔父南蠻校尉邵傳融弱冠有名道士陸脩靜以白鷺羽塵尾扇遺之曰此旣異物以奉異人解褐爲宋新安王子鸞行參軍王母殷淑儀薨後四月八日建齋并灌佛僚佐觀者多至一萬少不減五千融獨注觀百錢帝不悅曰融殊貧當序以佳祿出爲封溪令從叔永出後渚



送之曰似聞朝旨汝尋當還融曰不患不還正恐還而復去及行路經嶂嶮獠賊執融將殺而食之融神色不動方作洛生詠賊異之而不害也浮海至交州於海中遇風終無懼色方詠曰乾魚自可還其本鄉肉脯復何爲者或又作海賦文辭詭激獨與衆異後以示鎮軍將軍顧覲之覲之曰卿此賦實超玄虛但恨不道鹽耳融即求筆注曰灑沙構白熬波出素積雪中春飛霜暑路此四句後所足也覲之與融兄有恩好覲之卒融身負墳土在南與交趾太守卜展善展於嶺南爲人所殺融挺身奔

赴後舉秀才射策中第爲中書殿中郎不就改爲儀曹郎尋請假奔叔父喪道中遇賊斃道鞭杖五十寄繫延陵獄大明五年制二品清官行儻幹校不得出十爲左丞孫緬所奏免官復位攝祠部倉部二曹時領軍劉劭戰死融以祠部議上應哭劭帝納之又俗人忌以正月開太倉融議不宜拘束小忌尋兼掌正厨見宰殺迴車徑去自表解職再遷南陽王友融父暢爲丞相義宣長史義宣敗暢幾爲王玄謨所殺時玄謨子瞻爲南陽王長史暢啓求去官不許融家貧欲祿乃與從叔征北



將軍永書曰融昔幼學早訓家風雖則不敏率以成性  
布衣韋帶弱年所安簞食瓢飲不覺自樂但人生多待  
捺栗棗脩文贄既長束帛禽鳥男禮已大勉身就官十  
年七仕不欲代耕何至此事昔求三吳一丞雖屬舛錯  
今聞南康缺守願爲得之融不知階級階級亦可不知  
融政以求丞不得所以求郡求郡不得亦可復求丞又  
與吏部尚書王僧虔書曰融天地之逸人也進不辯貴  
退不知賤實以家貧累積孤寡傷心八姪俱孤二弟頗  
弱豈能以山海陋祿中融情累阮籍愛東平上風融亦

欣晉平閉外時議以融非御人才竟不果用辟齊太傅  
掾稍遷中書郎非其所好乞爲中散大夫不許張氏自  
敷以來並以理音辭脩儀範爲事至融風止詭越坐常  
危膝行則曳步翹身仰首忌制甚多見者驚異聚觀成  
市而融了無慙色隨例同行常稽遲不進高帝素愛融  
爲太尉時與融款接見融常笑曰此人不可無一不可  
有二即位後手詔賜融衣曰見卿衣服麤故誠乃素懷  
有本然過爾藍縷亦虧朝望今送一通故衣意謂雖故  
乃勝新也是吾所著已令裁減稱卿之體并履一量高



帝出太極殿西室融入問訊彌時方登階及就席上曰  
何乃遲爲對曰自地升天理不得速時魏主至淮而退  
帝問羣臣彼何意忽來忽去未有答者融時在下坐抗  
聲曰以無道而來見有道而去公卿咸以爲捷融善草  
書常自美其能帝曰卿書殊有骨力但恨無二王法答  
曰非恨臣無二王法亦恨二王無臣法融請假還鄉詣  
王儉別儉立地舉袂不前融亦舉手呼儉曰前儉不得  
已趨就之融曰使融爲不慕勢而令君爲趨士豈不羞  
乎常歎云不恨我不見古人所恨古人又不見我融

吏部尚書何戢善往詣戢誤通尚書劉澄下車入門乃  
曰非是望澄又曰非是旣造席視澄曰都自非是乃去  
其爲異如此入爲長沙王鎮軍參軍竟陵王征北諮議  
並領記室司徒從事中郎永明二年總明觀講勅朝臣  
集聽融扶入就榻私索酒飲之事畢乃長歎曰嗚呼仲  
尼獨何人哉爲御史中丞到搗所奏免官尋復職融容  
貌短醜精神清徹王敬則見融童帶寬殆將至驛謂曰  
童帶太急融曰旣非步吏急帶何爲融以假東出武帝  
問融住在何處答曰臣陸處無屋舟居無水後上問其



兄緒緒曰融近東出未有居止權遣小船於岸上住上大  
大笑後使融接對北使李道固道固顧而言曰張融是  
宋彭城長史張暢子不融頓蹙久之曰先君不幸名達  
六夷豫章王大命實係融食炙始行畢行炙人便去融  
欲求鹽蒜口終不言方搖食指半日每出入朝廷皆拭  
目驚觀之八年朝臣贊衆瑞公事融扶入拜起復為有  
司所奏見原遷司徒兼右長史竟陵張欣時為諸暨令坐  
罪當死欣時父興世討宋南譙王義宣時官軍欲殺融  
父暢興世以袍覆暢而坐之得免興世卒融者高履為

負土成墳至是融啓竟陵王子良乞代欣時死子良答  
曰此乃是長史美事恐朝有常典不得如長史所懷遷  
黃門郎太子中庶子司徒左長史融有孝義忘月三旬  
不聽樂事嫂甚謹父暢臨終謂諸子曰昔丞相事難吾  
以不同將見殺緣司馬竺超民得活爾等必報其子後  
超民孫微冬月遭母喪居貧融手之悉脫衣以為購披  
牛被而反常以兄事微豫章王彞竟陵王子良夢自以  
身經佐吏哭輒盡慟建武四年病卒遺令建白旌無諡  
不設祭令人捉麈尾登屋復魄曰吾平生所善自當安



雲一笑三千買棺無製新衾左手執孝經老子右手執  
小品法華經妾二人事哀畢各遣還家曰以吾生平之  
風調何至使婦人行哭失聲不須暫停閨閣融玄義無  
師法而神解過人高談鮮能抗拒永明中遇疾爲問律  
自序云吾文章之體多爲世人所驚汝可師耳以心不  
可使耳爲心師也夫又豈有常體但以有體爲常正當  
有其體丈夫當刪詩書制禮樂何至因遁寄人籬下臨  
卒又誡其子曰子澤存焉父書不讀況文音情婉在其  
韻吾意不然別遺爾旨吾文體英變變而屢奇豈吾天

挺蓋不墮家聲汝可號哭而看之融文集十卷行於世  
自名其集爲玉海司徒褚淵問其故融云蓋玉以比德  
海崇上善耳張氏前有敷演鏡暢後有充融卷稷融第  
六弟寶稱建武中出爲廬陵太守時名流謝瀹何點陸  
慧曉孔稚珪至融弟鐵之舍點造坐便曰今日可謂盛  
集二五我兄弟之流阿六張氏保家之子顧見王思遠  
曰卿詐作善非實得也二五謂稚珪及融並第五寶稱  
永元中爲湘州行事蕭穎胄在江陵乘腰輿詣穎胄舉  
動自若穎胄問何至之晚答曰本朝初危亂四海橫流既



不能爲比干之死實未忍爲微子之去是以至晚穎胄  
深以爲善即用爲相府諮議參軍後位御史中丞

王秀之字伯奮琅邪臨沂人祖裕之宋特進左光祿大  
夫自有傳父瓚之金紫光祿大夫秀之始仕宋爲太子舍  
人父卒爲庵舍於墓下持喪服闋復職吏部尚書褚淵  
見秀之貞潔欲與結婚秀之不肯以此頗轉兩府外兵  
曹參軍後爲晉平太守至郡青年求還或問其故答曰  
此郡沃壤珍阜日至人所昧者財財生則禍逐智者不  
昧財亦不逐禍吾山資已足豈可以留以妨賢路乃上

大三百七十六

通志齊列傳第五十一

四十九

魏惠夫

表請代時人謂王晉平恐富求歸齊受命爲豫章王嶷  
驃騎長史嶷於荊州立學以秀之爲儒林祭酒武帝即  
位累遷侍中祭酒轉都官尚書初秀之祖裕之有特操  
徐羨之傳亮當朝裕之不與往來及致仕隱吳興與秀  
之父瓚之書深勗以靜退瓚之歷官至五兵尚書未嘗  
詣一朝貴江湛謂何偃曰王瓚之今便是朝隱及柳元  
景顏師伯貴要瓚之終不詣之至秀之爲尚書又不組  
王儉款接三世不事權貴時人稱之轉侍中領射聲  
尉出爲隨王鎮西長史南郡內史後爲輔國將軍吳



太守秀之先為諸王長史行事便歎曰仲祖之識已見於今可以止足便無復仕進志止營理舍亭山宅有終焉之志及除吳興郡隱業所在心願為之到郡修舊山移置輜重隆昌元年卒遺令朱服不得入棺祭則酒脯而已世人以僕妾直靈助哭當由喪主不能淳至以多聲相亂魂而有靈吾當笑之謚曰簡子秀之從父弟延之字希季父昇之位都官尚書延之少而靜默不交人事舉秀才累遷司徒左長史延之清貧居宇穿漏褚廨往候之具啓宋明帝即勅材官為起三間齋屋山出為

郡太守罷還家產無所增益遷吏部尚書尚書左僕射宋德既衰高帝輔政朝野之情人懷彼此延之與尚書令王僧虔中立無所去就時人為之語曰二王持平不送不迎高帝以此善之宋昇明三年出為安南將軍江州刺史建元元年進號鎮南將軍延之與金紫光祿大夫阮韜俱宋領軍劉湛外甥並有早譽湛甚愛之曰韜後當為第一延之為次也延之甚不平每致餉下都韜與朝士同例高帝聞其如此與延之書曰韜云卿未嘗有別意當由劉家月日故邪韜字長明陳留人晉金紫



光祿大夫裕玄孫也爲南兗州別駕刺史江夏王義恭  
逆求資費錢韜曰此朝廷物執不與韜少歷清官宋孝  
武選侍中四人並以風貌王或謝莊爲一雙韜與何偃  
爲一雙常充兼假官至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領始  
興王師卒延之居身簡素清靜寡慾凡所經歷務存不  
擾在江州祿俸外一無所納獨處齋內未嘗出力吏人  
罕得見焉雖子弟亦不得妄前時時見親舊未嘗及世  
事從容談詠而已後爲尚書左僕射尋領竟陵王師卒  
謚曰簡子綸之字元章爲安成王記室參軍嘗預召會

シヨキリ

通志齊列傳第五十一

五十一

三

退居僚末司徒袁粲聞而歎曰格外之官使今日爲重  
貴游居此位者遂以不掌文記爲高自綸之始也永明  
中歷位侍中出爲豫章太守下車祭徐孺子許子將墓  
圖書陳蕃華歆謝鯤像於郡朝堂爲政寬簡稱良二千  
石武帝幸琅邪城綸之與光祿大夫金景文等二十一  
人坐不參承爲有司奏免官後位侍中都官尚書卒自  
裕之至綸之並方嚴皆尅日乃見子孫蓋家風也綸之  
子昕有業行居父憂過禮謝瀟欲遣參之孔稚珪曰何  
假參此豈有全理竟以憂卒秀之子峻字茂遠少美風



姿善容止位桂陽內史梁天監中爲中書侍郎梁武帝  
甚悅其風采與陳郡謝朓同見其識累遷侍中吏部尚  
書趣躐其得名譽峻性許雅無趨競心嘗與謝覽約官  
至侍中不復謀仕進覽自吏部尚書出爲吳興太守亞  
心不畏彊禦亦由處俗特薄故也峻爲侍中已後雖不  
退身亦淡然公曰守無所營務遷金紫光祿大夫去拜立  
謚曰惠子子宗爲國子生尚如興王文繁昌王宗不意  
爲學生所嗤遂離婚峻謝王王曰此自上意儼極不願  
如此峻曰下官嘗祖且人謝仁祖孫亦不藉殿下烟燻爲  
三公

通鑑纂要卷第五

五十二

建書

明戶耳

王瞻字明遠一字叔鸞太原竹人也父玄謨宋護軍將  
軍豫州刺史自有傳瞻負氣倜儻好貶裁人物仕宋爲  
王府參軍嘗詣劉秉直登榻曰君侯是公孫僕是公子  
引滿促膝唯餘二人秉外跡雖酬之意甚不悅豫章王  
疑少時早與瞻交瞻嘗候疑尚論武帝在大牀寢瞻謂  
疑曰帳中人物亦復隨人寢興疑言次忽問王或兄指  
賢愚何如毅道矜瞻曰卿遂復言他人兄耶武帝稱疑  
小名曰多汝兄愚那得忽來問王參軍此句瞻曰直恐



如卿來談武帝銜之未嘗形之於色後歷黃門侍郎及  
建元初瞻爲永嘉太守詣闕跪拜不如儀武帝知之召  
入東宮仍送付廷尉殺之命左右啓高帝曰父辱子死  
王瞻傲朝廷臣輒已收之高帝曰此何足計及聞瞻已  
死乃默然無言瞻從叔玄載字彥休父蕤東莞太守玄  
載仕宋位益州刺史沈攸之之難玄載起義送誠於高  
帝封鄂縣子建元元年爲左戶尚書永明四年位兗州  
刺史卒官謚烈子玄載弟玄邈字彥遠仕宋位青州刺  
史高帝之鎮淮陰爲宋明帝所疑欲北親魏遣書結玄  
邈玄邈長史房叔安進曰布衣韋帶之士銜一餐而不  
忘義使之然也今將軍居方州之重託君臣之義無敢  
舉忠孝而棄之三齊之士寧蹈東海死耳不敢隨將軍  
也玄邈意乃寤仍使叔安使建鄴發高帝謀高帝於路  
執之并求玄邈表叔安答曰寡君使表上天子不上將  
軍且僕之所言利國家而不利將軍無所應問荀伯玉  
勸殺之高帝曰物各爲主無所責也玄邈罷州還高帝  
塗中夢之玄邈嚴軍直過還都啓宋明帝稱高帝有異  
謀高帝不恨也昇明中高帝引爲驃騎司馬泰山太守



玄邈甚懼高帝待之如初再遷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  
刺史封河陽縣侯兄弟同時爲方伯建元初亡命李烏  
奴作亂梁部玄邈使人僞降烏奴告之曰王使君兵弱  
攜愛妾二人已去矣烏奴喜輕兵襲州城玄邈出奇兵  
破之高帝聞之曰玄邈果不負吾延興元年爲中護軍  
明帝使玄邈往江州殺晉安王子懋玄邈苦辭不行及  
遣王廣之往廣陵取安陵王子敬玄邈不得已奉旨建  
武中卒於護軍贈雍州刺史謚壯侯叔安字子仁清河  
人高帝即位懷其忠正時爲益州司馬寧蜀太守就拜  
州中從事

萬曆十七年

通志齊列傳五十一

五十四

世生壽昆  
三百七十

余共

袁彖字緯才陳郡陽夏人宋贈侍中湛之從曾孫也湛  
自有傳祖洵吳郡太守父覲好學美才早有清譽位武  
陵內史彖少有風氣善屬文及談玄舉秀才歷王府參  
軍不就覲臨終與兄雍州刺史顓書曰史公才識可喜  
足懋先基矣史公彖小字也及顓在雍州舉兵事敗爲  
宋明帝所誅投尸於江不許歛葬彖與舊奴一人微服



求尸四十餘日乃得密瘞石頭後岡身自負土懷其艾  
集未嘗離身明帝崩後乃改葬顓從叔司徒粲祖舅征  
西將軍蔡興宗並器之仕宋爲高帝太傅相國主簿祕  
書丞入齊爲中書郎兼太子中庶子又以中書郎兼御  
史中丞坐彈謝超宗簡奏依違免官後拜廬陵王諮議  
時南郡江陵縣人苟蔣之弟胡之婦爲曾口寺沙門所  
淫夜入苟家蔣之殺沙門爲官司所檢蔣之列家門穢  
行欲告則耻欲忍則不可實已所殺胡之列又如此兄  
弟爭死江陵令宗躬啓州刺史廬江王求博議彖  
曰夫迅寒急節乃見松筠之操危機迴構方識貞孤之  
風竊以蔣之胡之殺人原心非暴辯讞之日交于讓生  
事憐左右義哀行路昔文舉引謗獲漏䟽網蔣之心迹  
同符古人若陷以深刑實傷爲善由是蔣之兄弟免死  
彖遷太子中庶子出爲冠軍將軍監吳興郡事彖性剛  
直以微言忤武帝又薄王彖爲人彖請交不答武帝在  
殿用金柄刀子翦爪晏在側曰外聞有金刀之言恐  
不宜用此物帝窮問所以晏曰袁彖爲臣說之上街怒  
以彖到郡坐逆用祿錢免官付東冶彖妹爲竟陵王



于良妃子良世子昭貴時年八歲見武帝而形容憔悴  
帝問其故昭貴流涕曰臣舅負罪今在尚方臣母悲泣  
不食已積日臣所以不寧帝曰特爲兒赦之既而帝遊  
孫陵望東冶曰冶中有一好貴囚數日與朝臣幸冶履  
行庫藏因宴飲賜囚徒酒肉勅見豕與語明日釋之後  
爲侍中豕充腹異衆每從射雉郊野數推扶乃能徒步  
幼而母卒養於伯母王氏事之如親閨門孝義隆昌元  
年卒謚靖子豕宗人廓之字思度宏之曾孫也父景雋  
宗世爲淮南太守以非罪見誅廓之終身不聽音樂布

三ノ七十五

通志齊列傳第五十一

五十六

不詳

衣蔬食足不出門示不臣於宋時又以比晉之王褒顏  
延之見其幼時數曰有子如袁廓足矣齊國建方出仕  
稍至殿中郎王儉柳世隆傾心待之爲太子洗馬于時  
何偁亦稱才子爲文惠太子作楊畔歌辭甚惻麗太子  
甚悅廓之諫之曰夫楊畔既非典雅而聲甚哀思殿下  
當降意蕭韶柰何聽亡國之音太子改容謝之

劉祥字顯徵東莞莒人也曾祖穆之宋佐命元勳贈侍  
中司徒自有傳祖式之宣城淮南二郡太守俱有傳父  
敬太守從事中郎祥宋世解褐爲巴陵王征西行軍參



軍少好文學性韻剛踈輕言肆行不避高下建元中爲  
正員郎司徒褚淵入朝以腰扇鄣日祥從側過曰作如  
是舉止羞面見人扇鄣何益淵曰寒士不遜祥曰不能  
殺袁劉安得免寒士永明初撰宋書譏庾禪代尚書令  
王儉密以啓聞武帝銜而不問歷臨川王驃騎從事中  
郎祥兄整爲廣州卒官祥就整妻求還資事聞朝廷祥  
於朝士多所貶忍王奐爲僕射祥與奐子融同載行至  
中堂見路人驅驢祥曰驢汝好爲之如汝人才皆已爲  
令僕矣其侮慢如此著連珠十五首以寄其懷其譏議

者云希世之寶違時必賤偉俗之器無聖則淪是以明  
王黜於楚岫章甫窮於越人有以祥連珠啓武帝帝令  
御史中丞任遐奏其過惡付廷尉上別遣勅祥曰卿素  
無行檢朝野所悉輕棄骨肉侮蔑兄嫂此是卿家行不  
足乃無關他人見卿擬連珠寄意悖慢彌不可長當原  
卿性命令卿萬里思愆卿若能改革當令卿得還乃徒  
廣州不得言終日縱酒少時病卒

陸澄字彥深自郡吳人也祖劭臨海太守父瑗州從事  
澄少好學博覽無所不知行坐眠食手不釋卷起家太



學博士宋泰始初爲尚書曰殿中郎議皇后諱班下應依舊稱姓左丞徐爰案司馬孚議皇后春秋逆王后于齊並不言姓澄以意立議坐免官白衣領職郎官舊坐杖有名無實澄在官積前後罰凡至千數後兼左丞泰始六年詔皇太子朝服衮冕九章澄與儀曹郎丘仲起議服冕以朝實著經文秦除六冕漢明還備魏晉以來不欲令臣下服衮冕故位公者加侍官今皇太子禮絕群后宜遵聖王盛典革近代之制累遷御史中丞建元元年驃騎諮議沈憲等家奴客爲劫子弟被劾憲等晏然

左丞任遐奏澄不糾請免澄官上表自理言舊例無左丞糾中丞之儀詔外詳議尚書令褚淵檢宋以來左丞糾正而中丞不糾免官者甚衆奏澄謏聞虜見貽撓後昆上掩皇明下籠朝議請以見事免所居官詔澄以白衣領職永明元年累遷度支尚書尋領國子博士尚書令王儉謂之曰昔曹志繆悅爲此官以君繼之始無慙德儉嘗問澄曰崇禮門有鼓而未嘗鳴其事安在荅曰江左草創崇禮闈皆是茅茨故設鼓有火則扣以集衆相傳至今又與王儉書陳王弼注易玄學之所宗今若



弘儒鄭注不可廢并言左氏杜學之長穀梁舊有廢作  
近益以范甯不足兩立世有一孝經題爲鄭玄注觀其  
用辭不與注書相類案玄自序所注衆書亦無孝經且  
爲小學之類不宜列在帝典儉答曰易體微遠實首羣  
籍豈可專據小王便爲該備依舊存鄭高尚來說元凱  
注傳超邁前儒穀梁小書無俟兩注存彙略范率由舊  
式凡此諸議並同雅論疑孝經非鄭所注僕以此書明  
百行之首實人倫所先七略藝文並陳之六藝不與君  
頡凡將之流也鄭注虛實前代不嫌意謂可安仍舊立

置儉自以博聞多識讀書過澄澄謂曰僕少來無事唯  
以讀書爲業且年位已高今君少便執掌王務雖復一  
覽便諳然見卷軸未必多僕儉集學士何憲等盛自商  
略澄待儉語畢然後談所遺漏數百十條皆儉所未覩  
儉乃歎服儉在尚書省出巾箱几案雜服飾令學士隸  
事事多者與之人人各得一兩物澄後來更出諸人所  
不知事復各數條并舊物奪將去轉散騎常侍祕書監  
吳郡中正光祿大夫加給事中尋領國子祭酒竟陵王  
子良得古器小口方腹而底平可容七八升以問澄澄



曰此名服匿單于以與蘇武子良後詳視器底有字髣髴可識如澄所說隆昌元年以老疾轉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未拜卒謚靜子年七十澄當世稱爲碩學讀易三年不解文義欲撰宋書竟不成王儉戲之曰陸公書厨也家多墳籍人所罕見撰地理書及雜傳死後乃出初澄弟鮮得罪宋世當死澄於路見舍人王道隆叩頭流血以此見原揚州主簿顧測以兩奴就鮮質錢鮮死子暉誣爲買券澄爲中丞測遂爲澄所抑世以此少之王湛字仲和東海郟人晉少傅雅玄孫也祖慶貞外常

萬曆十七年刊

通志卷列傳五二

六

監生楊學湯

京

侍父元閔護軍司馬宋大明中沈曇慶爲徐州辟湛爲迎主簿又爲州迎從事湘東王或國常侍鎮北行參軍及或即帝位是爲明帝除司徒參軍帶薛令兼中書舍人湛有學義甚見親遇常在左右帝所行慘僻湛屢諫不從請退坐此繫尚方後拜中書侍郎明帝好圍碁置圍碁州邑以建安王休仁爲圍碁州都大中正湛與太子右率沈勃尚書水部郎庾珪之彭城丞王抗四人爲小中正朝請褚思莊傳楚之爲清定訪問後爲尚書左丞領東觀祭酒即明帝所置總明觀也遷黃門郎永明



初累遷豫章王太尉司馬武帝與湛相遇於宋明之世甚委任之歷黃門郎領驍騎將軍太子中庶子湛貞正和謹朝廷稱爲善人多與之厚八年轉冠軍將軍長沙王車騎長史徙廬江王中軍長史又徙西陽王子明征虜長史行南兗府州事湛少貧常自紡績及通貴後每爲人說之世稱其達九年卒湛從叔擣以博學見知尚書令王儉嘗集才學之士總校虛實類物隸之謂之隸事自此始也儉嘗使賓客隸事多者賞之事皆窮唯廬江何憲爲勝乃賞以五花簾白團扇坐簾執扇容氣

萬曆十七年刊

通志列傳五十一

六十一

監生葉承春

大武

甚自得擣後至儉以所隸示之曰卿能奪之乎擣操筆便成文章旣奧辭亦華美舉坐擊掌擣乃命左右抽憲簾手自掣取扇登車而去儉笑曰所謂大力者負之而趨竟陵王子良校試諸學士唯擣問無不對爲秣陵令清直請謁不行羽林隊主潘敞有寵勢傾人主婦弟犯法敞爲之請擣擣投書於地更鞭四十敞怒譖之明日而見代永明八年天忽黃色照地衆莫能解司徒法曹王融上金天頌擣曰是非金天所謂榮光武帝大悅用爲永陽郡後卒於尚書左丞時有何憲者字子思廬江



濳人博涉該通畢覽羣籍天閣寶祕人間散逸無遺漏  
焉任昉劉渢共執祕閣四部書試問其所知自甲至丁  
書說一事并敘述作之體連日累夜莫見所遺宗人何  
遁退讓士也見而美之願與爲友憲位本州別駕國子  
博士永明十年使于魏時又有孔逵者字世逸會稽山  
陰人也好典故學與王儉至交昇明中爲齊臺尚書儀  
曹郎屢箴闕禮多見信納上謂王儉曰孔逵真所謂儀  
曹不忝厥職也儉爲宰相逵常謀議帷幄每及選用頗  
失鄉曲情儉從容啓上曰臣有孔逵猶陛下之有臣也  
及卒儉惜之爲撰祭文

萬曆十七年刊

通志卷之五十一

空

監生葉承春  
三百七十五

大率

永明中爲太子家令卒時人呼孔逵何憲爲王儉三公  
劉瓛字子珪沛郡相人晉丹楊尹琰六世孫也祖弘之  
給事中父惠臨賀太守瓛篤志好學博通訓義年五歲  
聞舅孔熙先讀管寧傳欣然欲讀舅更爲說之精意聽  
受曰此可及也宋大明四年舉秀才兄璩亦有名先應  
州舉至是別駕東海王元曾與瓛父惠書曰此歲賢子  
充秀州間可謂得人除奉朝請不就兄弟三人共處蓬  
室一間爲風所倒無以葺之怡然自樂習業不廢聚徒



教授常有數十丹楊尹袁粲於後堂夜集聞而請之指  
聽事前古柳樹謂瓛曰人謂此是劉尹時樹每想高風  
今復見卿清德可謂不衰矣薦爲祕書郎不見用後拜  
安成王撫軍行參軍以公事免瓛素無宦情自此不復  
仕袁粲誅瓛微服往哭并致賻助高帝踐阼召瓛入華  
林園談論問以政道答曰政在孝經宋氏所以亡陛下  
所以得之是也帝咨嗟曰儒者之言可寶萬世又謂瓛  
曰吾應天革命物議以爲何如瓛對曰陛下誠前軌之  
矢加之以寬厚雖危可安若循其覆轍雖安必危矣及  
出帝顧謂司徒褚淵曰方直乃爾學士故自過人勅瓛  
使數入而瓛自非詔見未常到宮門上欲用瓛爲中書  
郎使吏部尚書何戢喻旨戢謂瓛曰上意欲以鳳池相  
覲恨君資輕可且就前除少日當轉國子博士使即所  
授瓛曰平生無榮進意今聞得中書郎而拜記室豈不  
心哉後以母老闕養重拜彭城郡丞司徒褚淵宣旨喻  
之答曰自省無廊廟才所願唯保彭城丞耳上又以瓛  
兼總明觀祭酒除豫章王驃騎記室參軍丞如故瓛終  
不就武陵王暉爲會稽太守上欲令瓛爲臺講除會稽



郡丞學徒從之者轉衆永明初竟陵王子良請爲征北  
司徒記室瓛與張融王思遠書言情固辭不受除步兵  
校尉又不拜瓛姿狀纖小儒學冠於當時鄒下士子貴  
遊莫不下席受業當世推其大儒以比古之曹鄭瓛謙  
率通美不以高名自居遊詣故人唯一門生持胡牀隨  
後主人未通便坐門待答住在檀橋瓦屋數間上皆穿  
漏學徒景慕不敢指斥呼爲青溪焉竟陵王子良親往  
脩謁十年表武帝爲瓛立館以楊烈橋故主第給之生  
徒皆賀瓛曰室美豈爲人哉此華宇豈吾宅邪幸可詔

作講堂猶恐見害也未及徙居遇疾子良遣從瓛學者  
彭城劉繪順陽范縝將厨於瓛宅營齋及卒門人受學  
並弔服臨送時年六十六瓛有至性祖母病疽經年手  
持膏藥糊指爲爛母孔氏甚嚴明嘗謂親戚曰阿稱便  
是今世曾子阿稱瓛小名也年四十餘未有婚對建元  
中高帝與司徒褚淵爲瓛娶王氏女王氏因穿壁掛履  
土落孔氏牀上孔氏不悅瓛怒即出其妻及居母愛不  
出廬足爲之屈杖不能起此山常有鴝鵒鳥瓛在山三  
年不敢來服釋還家此鳥乃至梁武帝少時嘗經伏膺



及天監元年下詔爲瓌立碑謚曰貞簡先生所著文集  
行於世初瓌講月令畢謂學生嚴桓之曰江右以來陰  
陽歷數之學廢矣五音今講此曾不得其彷彿學者美其  
退讓時濟陽蔡仲熊禮學博聞謂人曰五音本在中土  
故氣韻調平今旣東南土氣偏故不能感動太石瓌  
亦以爲然仲熊執經議論往往與時宰不合亦終不改  
操求同故坎壈不進歷年方至尚書左丞當時恨其不  
遇又京陽婁幼瑜字季平著禮摺拾三十卷瓌弟璉字  
子敬方執正直儒雅不及瓌而文采過之宋泰豫中爲  
明帝挽郎建元初爲武陵王彞冠軍征虜參軍彞與僚  
佐飲自割鵝炙璉曰應刃落俎是宰夫之事殿下親執  
鸞刃下官未敢安席因起請退與友人會稽孔邊同舟  
入東於塘上遇一女子邊目送曰美而豔璉曰斯豈  
子所宜言乎非吾友也於是解裳自隔或曰與交孔徹  
同舟入東徹留曰觀岸上女子璉舉席自隔不復同坐  
兄瓌夜隔壁呼璉共語不答方下牀着衣立然後應瓌  
怪其久璉曰向來東帶未竟其立操如此文惠太子召  
璉入侍東宮每上事輒削草尋署射聲校尉卒於官時



濟陽江表成亦清介雖處閭室如對嚴賓而不及璉也  
重欣位至射聲校尉

陸慧曉字叔明吳郡吳人晉太尉玩之玄孫也自玩至  
慧曉祖萬載世為侍中皆有名行伯父仲元又為侍中  
時人方之金張二族父子真仕宋為海陵太守時中書  
舍人狄當見幸家在海陵假還葬父子真不與相聞當  
請發人脩橋又以妨農不許彭城王義康聞而賞之三  
僧達貴公子孫以才傲物為吳郡太守入昌門曰彼有  
人焉顧琛一公兩掾英英門戶陸子真五世內侍我之

流亞子真自臨海太守眼疾歸為中散大夫卒慧曉清  
介正立不雜交遊會稽內史同郡張籍稱之曰江東裴  
樂也初應州郡辟舉秀才歷諸府行參軍以母老還家  
侍養十餘年不仕高帝輔政除為尚書殿中郎隣族來  
相賀慧曉舉酒曰陸慧曉年踰三十婦父領選始作尚  
書郎卿輩乃復以為慶邪高帝表禁奢侈慧曉撰答詔  
草為帝所賞引為太傅東閣祭酒建元初仍遷太子洗  
馬廬江何點常稱慧曉心如照鏡過形觸物無不朗然  
王思遠常如懷冰暑月亦有霜氣當時以為實錄慧曉



與張融並宅其間有池池上有二株楊柳何點歎曰此水便是醴泉此木便是交讓及武陵王曄出守會稽上為精選僚吏以慧曉為征虜功曹與府參軍沛國劉璉同從述職璉清介士也行至吳璉謂人曰吾聞張融與陸慧曉並宅其間有水必有異味遂命駕往酌而飲之曰飲此水則鄙吝之萌盡矣何點薦慧曉於豫章王嶷補司空掾加以恩禮累遷安西諮議領冠軍錄事參軍武帝第三子廬陵王子卿為南豫州刺史帝稱其小名謂司徒竟陵王子良曰烏能癡如熊不得天下第一人

為行事無以壓一州既而曰吾思得人矣乃使慧曉為長史行事臨別帝問曰卿何以輔持廬陵答曰靜以脩身儉以養性靜則人不擾儉則人不煩上大悅後為司徒右長史時陳郡謝胡為左長史府公竟陵王子良謂王融曰我府二上佐求之前代誰比融曰明公二上佐天下英奇少見其比子良西邸抄書令慧曉參知其事尋遷西陽王征虜巴陵王後軍臨汝公輔國二府長史行府州事復為西陽王左軍長史領會稽郡丞行郡事隆昌元年徙為晉熙王冠軍長史江夏內史行郢州事



慧曉歷輔五政治身清肅僚佐以下造詣必起送之或  
謂慧曉曰長史貴重不宜妄自謙屈答曰我性惡人無  
禮不容不以禮處人未嘗卿士大夫或問其故慧曉曰  
貴人不可卿而賤者乃可卿人生何容立輕重於懷抱  
終身常呼人位建武初除西中郎長史行事內史如故  
俄徵黃門郎未拜遷吏部郎尚書令王晏選門生補內  
外要局慧曉為用數人而止晏恨之送女伎一人欲與  
申好慧曉不納吏曹都令史歷政以來諮執選事慧曉  
任已獨行未嘗與語帝遣主書單景雋以事詢問慧曉  
仍謂曰都令史諳悉舊貴可共參懷慧曉謂景雋曰六  
十之年不能復諮都令史為吏部郎也上若謂身不堪  
便當拂衣而退帝甚憚之後欲用為侍中以形短小乃  
止出為晉安王鎮北司馬征北長史東海太守行府州  
事入為五兵尚書行揚州事崔慧景事平領右軍將軍  
出監南徐州朝議復欲以為侍中王亮曰濟河須人今  
且就朝廷借之以鎮南兗州王瑩王志皆曰侍中彌須  
英華方鎮猶應有選者亮曰角其二音則貂瑄緩拒冠  
切當今朝廷甚弱宜從其切者乃以為輔國將軍南兗



州刺史加都督至鎮俄爾以  
並有聲時人謂之三陸初授  
一讓表辭並雅麗時人歎伏  
姿容鬚眉如畫位西昌侯長  
慧曉兄子閑字遐業有風  
張緒所知仕至揚州別駕明  
晏駕百司將聽冢宰主上地  
矣乃感心疾不復預州事  
東府作亂或勸去之閑曰

大字三三六

大通云齊書卷之三

下十九

點

陷城閑以綱佐被攻至杜  
預逆謀未及報徐世標命  
魏卿時隨閑抱頸求代死不  
害之厥字韓卿少有風  
舉士同郡司徒左西曹掾  
盛為文章吳興沈約陳郡  
轂汝南周顒善識聲韻約  
四聲以此制韻有平頭上  
悉異兩句之內角徵不同不

卒贈太常三子僚任  
心曉兗州三子依次第作  
學涉于史長於微言美  
蜀郡太守僅梁史有傳  
其人交不苟合少為同郡  
崩閑謂所親人曰宮車  
才弱必不能振難將至  
元末刺史始安王遙光據  
為人吏何可逃死臺軍攻

宅尚書令徐孝嗣啓閑不  
之閑四子厥絳完襄絳字  
遂以身蔽刀刃行刑者俱  
好屬文永明元年詔百官  
高之表薦厥州舉秀才時  
朏琅邪王融以氣類相推  
文皆用宮商將平上去入  
蠡腰鶴膝五字之中音韻  
可增減世呼為永明體沈



約宋書謝靈運傳後又論其事厥與約書曰范詹事自  
亭性別宮商識清濁特能適輕重濟艱難古今文人多  
不全了斯題縱有會此者不必從根本中來尚書亦云  
自靈均以來此秘未親或可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  
王曾無先覺潘陸顧謝去一彌遠大旨與宮羽相變低  
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一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  
兩句之中輕重悉異辭既入矣理又善焉但觀歷代衆  
賢似不都諳此題而云此以未親近於誣乎案范云不  
從根本中來尚書云匪由思至斯則揣情謬於玄黃摘  
句著其音律也范又云時之會此書尚書云或闡與理  
合則美韻清謳有辭音調必者雖有差謬亦有會合推  
此以往可得而言夫思有合離前哲同所不免文有開  
塞即事不得無之子建所以好入譏彈士衡所以遺恨  
終篇既曰遺恨非盡美之作理可詆訶君子執其詆訶  
便謂合理爲闡豈如指其合理而寄詆訶爲遺恨邪自  
魏文屬論深以清濁爲言劉楨奏書大明體勢之致齟  
齟妥帖之談操末續顛之說興玄黃於律呂比五色之  
相宣苟此秘未覩茲論爲何所指邪愚謂前英已早識



宮徵但未屈曲指的若論所申至於掩瑕藏疾合少  
謬多則臨淄所云人之著述不能無病者也非知之而  
不改謂不改則不知斯曹陸又稱竭情多悔不可力彊  
者也今許以有病有悔為言則必自知無悔無病之地  
引其不了不合為闇何獨誣其一合一了之地乎意者  
亦質文時異今古好殊將急在情物而緩於章句情物  
次之所急美惡猶且相半章句意之所緩故合少而謬  
多義兼茲斯必非不知明矣長門上林殆非一家之賦  
洛神池鴈便是二體之作孟堅精正詠史無虧於東主

平子恢富羽獵不累於馮虛王粲初征他文未能稱是  
揚脩敏捷暑賦彌日不獻率意寡尤則事促乎一日翳  
翳愈伏而理賒於七步一人之思遲速天懸一家之文  
工拙壤隔何獨宮商律呂必責其如一邪論者乃可言  
未窮其致不得言曾無先覺也約合曰宮商之聲有五  
文字之別累萬以累萬之繁配五聲之約高下低昂非  
思力所學文非止若斯而已十字之文顛倒相配字不  
過十巧歷已不能盡何況復過於此者乎靈均以來未  
經用之於懷抱固無從得其髣髴矣若斯之妙而聖人



不尚何邪此蓋曲折聲韻之巧無當於訓義非聖哲玄  
言之所急也是以子雲壁石之雕蟲篆刻云壯夫不爲自  
古辭人豈不知宮羽之殊商徵之別雖知五音之異而  
其才參差變動所昧實多故鄙意所謂此祕未覩者也  
以此而推則知前世文士便未悟此處若以文章之音  
韻同弦管之聲曲美惡妍蚩不得頓相乖反譬猶子野  
操曲安得忽有闌緩失調之聲以洛神比陳思他賦有  
似異手之作故知天機啓則律呂自調六情滯則音律  
頓舛也十二衡錡云遠若縉錦室有濯色江波其中復有

一片是衛文之服此則陸生之言即復不盡者矣韻與  
不韻復有精麤輪扁不能言之老夫亦不辯盡此約論  
四聲妙有銓辯而諸賦亦往往與聲韻乖時有王斌者  
不知何許人著四聲論行於時斌初爲道人博涉經籍  
雅有才辯善屬文能唱導而不脩容儀嘗弊衣於瓦官  
寺聽雲法師講成實論無復坐處唯僧正慧超尚空席  
斌直坐其側慧超不能平乃罵曰那得此道人祿較似  
隊父唐突人因命驅之斌笑曰既有叙勳僧正何爲無  
隊父道人不爲之動而撫機問難辭理清舉四坐皆屬



目後還俗以詩樂自樂人莫能名之永元元年始安王  
遙光事難厥父閑被誅厥坐繫尚方尋有赦厥感慟而  
卒年二十八文集行於世時又有會稽虞炎以文學與  
沈約俱為文惠太子所遇意眄殊常官至驍騎將軍厥  
弟襄附載倜儻傳

孔稚圭字德璋會稽山陰人也祖道隆位侍中父靈產  
秦始中罷晉安太守有隱遁之志於禹井山立館事道  
精篤吉曰於靜屋四面朝拜涕泗滂沱東出過錢塘北  
郭輒於舟中遙拜社子恭墓自此至都東向坐不敢背

側元徽中為中散大夫頗解屋文好術數高帝輔政沈  
攸之起兵靈產密白高帝曰沈攸之兵衆雖彊以天時  
冥數而觀無能為也高帝驗其言擢遷光祿大夫以鹿  
盛靈產上靈臺令其占候餉靈產白羽扇素隱几曰君  
有古人之風故遺君古人之服當世榮之稚珪少學涉  
有美譽太守王僧虔見而重之引為主簿州舉秀才再  
遷殿中郎高帝為驃騎以稚珪有文翰取為記室參軍  
與江淹對掌辭筆為尚書左丞父憂去官與兄仲智還  
居父山舍仲智妾李氏驕妬無禮稚珪白太守王敬則



殺之永明中歷位黃門郎太子中庶子廷尉江左相承  
用晉世張裴杜預注律二十卷曰張杜律武帝留心法  
令數訊囚徒詔獄官詳正舊注先是尚書刪定郎王植  
撰定律奏之削其煩害錄其允衷取張裴注七百三十  
一條杜預注七百九十一條或二家兩釋於義乃備者  
又取一百十條其注相同者取一百三條集為一書凡  
一千五百三十二條為二十卷請付外詳校摭其違繆  
詔從之於是公卿八座參議考正舊注有輕重處竟陵  
王子良下意多使從輕其中朝議不能斷者則制旨平

決至九年成書稚珪表上律文二十卷錄序一卷所奏  
獲允者宜寫律上國學置律助教依五經例國子有欲  
讀者策試上過第即擢用使覈法職以勸士流詔報從  
之事竟不行轉御史中丞建武初為平西長史南郡太  
守稚珪以魏連歲南伐百姓死傷乃上表陳通和之策  
帝不從徵侍中不行留本任稚珪風韻清疎好文詠飲  
酒七八斗與外兄張融情趣相得又與琅邪王思遠廬  
江何點點第胤並款交不樂世務居宅盛營山水憑几  
獨酌傍無雜事門庭之內草萊不翦中有蛙鳴或問之



曰欲爲陳蕃乎稚珪笑答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何必  
効蕃王晏嘗鳴鼓吹候之間群蛙鳴曰此殊聒人耳稚珪  
曰我聽鼓吹殆不及此晏甚有慙色永元元年爲都官  
尚書遷太子詹事加散騎常侍三年稚珪疾東昏屏除  
以牀昇之走因此疾甚遂卒贈金紫光祿大夫

周顥字彥倫汝南安成人晉左光祿大夫顥七世孫也  
祖虎頭員外常侍父恂歸鄉相顥少爲族祖朗所知解  
褐海陵國侍郎益州刺史蕭惠開賞異顥攜入蜀爲厲  
鋒將軍帶肥鄉成都二縣令仍爲府主簿嘗謂惠開性

太險每致詩惠開不流答顥曰天險地險王侯設儉但  
問用險何如耳隨惠開還都宋明帝顥好玄理以顥有  
辭義引入殿內親近從直帝所爲慘毒之事顥不敢顯  
諫輒誦經中因緣罪福事帝亦爲之小止元徽中詔爲  
剡令有恩惠百姓思之高帝輔政引接顥顥善尺牘沈  
攸之送絕交書高帝口授令顥裁答轉祿臺殿中郎建  
元初爲長沙王後軍參軍山陰令遷爲文惠太子中軍  
錄事參軍文惠在東宮顥遷正員郎始興王前軍諮議  
直侍殿省深見賞遇顥音辭辯麗出言不窮宮商朱紫



發口成句汎涉百家長於佛理著三宗論言空假義西涼州智林道人遺顓書深相贊美言捉麈尾來四十餘載頗見宗錄唯此塗白黑無一人得者爲之發病非意此音猥來入耳其論見重如此顓於鍾山西立隱舍休沐則歸之轉太子僕射兼著作撰起居注遷中書郎兼著作常游侍東宮少從外氏車騎將軍臧質家得衛恒數隸書法學之甚工文惠太子使顓書玄圃茅齋壁國子祭酒何胤以倒薤書求就顓換之顓笑而合曰天下有道立不與易也每歲之會問顓虛席晤語辭韻如流

聽觀者亦倦兼善老易與張融相遇輒以文言相滯彌日不解清貧之志終日長蔬雖有妻子獨處山舍衛將軍王儉謂顓曰烟山中何所食顓曰赤米白鹽綠菜紫蓼文惠太子問顓菜食何味最勝顓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時何胤亦精言佛法無妻妾太子又問顓卿精進何如何胤顯曰三塗八難共所未免然各有其累太子曰所累伊何對曰周妻何肉其言辭應變皆如此也轉國子博士兼著作郎如故太學諸生慕其風爭事華辯始著四聲切韻行於世後卒於官子捨列在陳史



庾杲之字景行新野人也。祖深之位義興太守雍州刺史以善政聞父祭為宋南郡王義宣丞相城局參軍王舉兵見殺杲之幼有孝行不可司空劉劭見而奇之謂曰見卿足使江漢宗望祀梓必發聲解褐奉朝請稍遷駕部郎清貧自業食唯有韭蘆必御韭生韭雜菜任昉戲之曰誰謂庾郎貧食鮭常有——七種言三九也累遷尚書左丞衛軍王儉謂人曰昔袁公作衛軍欲用我為長史雖不獲就要是意向如此人必應須如我輩人也乃用杲之為衛軍長史安陸侯蕭懿與儉書曰盛府元僚寔難

其選庾景行沉綠水依芙蓉合何其麗也時人以入儉府為蓮花池故編書美之歷任黃門吏部郎御史中丞參掌大選杲之風範和潤善立口吐武帝令對魏使兼侍中上每歎其風姿之美柳世隆嘗在御坐謂武帝曰庾杲之為蟬冕所映彌有華采陛下故當與其即真上其悅王儉乃曰國家以杲之清美所以許其假職若以其即真當在胡諧之後武帝嘗與朝臣商略酒後謂羣臣曰我後當得何謚羣臣莫有答者王儉因曰杲之杲之從容曰陛下壽等南山方與日月齊明千載之後豈是臣子



輕所仰量時人雅歎其辯答吳之嘗兼主客郎對魏使問果之曰百姓那得家家題門帖賣宅答曰朝廷既欲掃蕩京洛尅復神州所以家家賣宅耳魏使縮鼻而不答時諸王年少不得妄稱接人勅果之及濟陽江淹五日一詣諸王使申遊好再遷吏部郎參大選事太子右衛率加通直常侍九年卒上甚惜之謚曰貞子

江敷字叔文濟陽考城人也曾祖夷宋湘州刺史自有傳祖湛吏部尚書父恣著作佐郎敷母宋文帝女淮陽長公主幼以戚屬召見孝武謂謝莊曰此小兒方當爲

名器少有美譽尚孝武文臨汝公主拜駙馬都尉爲丹楊丞時袁粲爲尹見敷歎曰風流不墜政在江郎敷與宴賞留連日夜遷中書郎敷庶祖母王氏老疾敷視膳嘗藥七十餘日不解衣以累居內官每以侍奉陳請朝廷優其朝直初湛娶褚秀之女大義不終褚淵爲衛軍重敷爲人先通意引爲中書郎隨府轉司空長史領臨淮太守轉高帝太尉從事中郎齊臺建爲吏部郎高帝即位敷以祖母久疾連年蒙閣之職永廢溫清啓求自解初宋明帝勅敷出繼其叔恣爲從祖淳後於是僕射王



儉啓禮無後小宗之文近世緣情皆由父祖之命未有  
既孤之後出繼宗族也雖復臣子一揆而義非天屬江  
忠簡胤嗣所寄唯數一人傍無其屬數且還本若不欲  
江遜絕後可以數小兒繼孫爲孫尚書參議以問世立  
後禮無其文荀顛無子立孫墜禮之始何琦又立此論  
義無所據於是數還本家詔使自量立後者出爲豫章  
內史還除太子中庶子未拜明客通贓利武帝遣信檢  
覆數藏此客而躬自引咎一甚有怪色王儉從容啓上  
曰江數若能臨郡此便是具美耳上意乃釋永明中爲  
竟陵王司馬數好文辭園基爲五品爲朝貴中最遷侍  
中歷五兵尚書東陽吳二郡太守復爲侍中尋轉都官  
尚書領驍騎將軍王晏啓武帝曰江數今重登禮閣兼  
掌六軍慈渥所覃寔有優忝但語其事任殆同閑輩天  
旨旣欲升其名位愚謂以侍中領驍騎望實清顯有殊  
納言上曰數常啓吾爲其鼻中惡今旣以何胤王瑩還  
門下故有此回換耳先是中書舍人紀僧真得幸於武  
帝稍歷軍校容表有士風謂帝曰臣小人出自本縣武  
吏邀逢聖時階榮至此爲兒婚得荀昭光女即時無復



所須唯就陛下乞作士大夫帝曰由江斲謝瀹我不得  
晉此意可自詣之僧真承旨詣斲登榻上定斲便命左  
右曰移吾牀讓客僧真喪氣而退告武帝曰士大夫故  
非天子所命時人重斲風格不為權倖降意隆昌元年  
為侍中領國子祭酒鬱林廢朝臣皆被召入宮斲至雲  
龍門方知廢立託斲動醉吐車中而去明帝即位改領  
祕書監又改領晉安王師卒年四十四遺令不受賻贈  
詔賻錢三萬布百匹子禧啓遵斲命不受詔嘉美之從  
其所請贈散騎常侍太常卿謚曰敬子子禧列在梁史

何戢字惠景廬江灄人也祖尚之宋中書令自有傳父  
偃吏部尚書被遇於孝武帝戢以選尚山陰公主拜駙  
馬都尉累遷中書郎景和世山陰主就帝求吏部郎褚  
淵入內侍已淵雖見拘迫終不肯從與戢同居止月餘  
由是特申情好元徽初淵參朝政引戢為侍中時年二  
十九戢以年未三十苦辭內侍改授司徒左長史高帝  
為領軍與戢來往數申歡宴上好水引麩戢令婦女躬  
自執事以設上焉久之復為侍中累遷高帝相國長史  
建元元年遷散騎常侍太子詹事尋改侍中詹事如故



上欲轉戢領選問尚書令褚淵以私資重欲加散騎當  
侍淵曰宋世王球從侍中中書令留作吏部尚書資與  
戢相似領選職方苛小輕不容頓加常侍聖旨每以蟬  
冕不宜過多臣與王倫既已左珥若復加戢則八座便  
有三蟬若帖以驍騎亦不為少乃以戢為吏部尚書加  
驍騎將軍戢美容儀動止與褚淵相慕時人呼為小褚  
公家業富盛性又華侈下被服飾極為奢麗出為左衛  
將軍吳興太守上頗好扇宋孝武嘗賜戢蟬雀扇乃  
顧景秀所畫時吳郡陸巡微顧彥先皆能畫歎其巧絕

三十七八

通志卷之二十一

八

卷之二十一

戢因王晏獻之上令晏石嗣其意明守卒時年三十六  
謚懿子女為鬱林王后以后父追贈侍中右光祿大夫  
戢從叔昌寓字儼望父佟之位侍中昌寓少而清靖獨  
立不羣所交者必當世清名是以風流籍甚仕宋為尚  
書儀曹郎建平王景素征南徐州府主簿以風素見  
重母老求祿出為湘東太守還為高帝驃騎功曹昌寓  
在郡景素被誅昌寓痛之甚是啓高帝理其冤又與司  
空褚淵書極言之高帝嘉其義歷位中書郎王儉衛軍  
長史儉謂昌寓曰後任朝事者非卿而誰臨海王昭秀



爲荊州以昌寓爲西中郎長史南郡太守行荊州事  
帝將踐阼先使裴叔業齎旨詣昌寓令以便宜從事昌  
寓拒之曰國家委身以上流之重付身以萬里之事臨  
海王未有失寧得從君單詔邪即時自有啓聞須反更  
議叔業曰若爾便是拒詔拒詔軍法行事且答曰能見  
殺者君也能拒詔者僕也君不能見殺政有沿流之討  
耳昌寓素有名德叔業不敢逼而退上聞而嘉之昭秀  
由此得還都昌寓後爲吏部尚書嘗有一客姓閔求官  
昌寓謂曰君是誰後答曰子騫後曰昌寓以團扇掩口而  
笑謂坐客曰遙遙華胄昌寓不雜又游通和汎愛歷郡  
皆以清白稱後卒於侍中領驍騎將軍贈太常謚曰簡  
子子敬容後史有傳

蔡約字景撫濟陽考城人也祖廓宋祠部尚書自有傳  
父興宗光祿大夫約少尚宋孝武帝女安言公主拜駙  
馬都尉仕齊累遷太子中庶子領屯騎校尉永明八年  
八月合朔約旣武冠解劔於省眠至下鼓不起爲有司  
所奏贖論出爲宜都王冠軍長史淮南太守行府州事  
武帝謂曰今用卿爲近蕃上佐想副我所期約曰南



密邇京師不化自理臣亦何人爝火不息時諸王行事多相裁割約居右任主佐之間穆如也遷司徒左長史明帝爲錄尚書輔政百僚脫屣到席約躡屣不改帝謂江祐曰蔡氏是禮度之門故自可悅祐曰大將軍有揖客復見於今約好飲酒夷淡不與世雜永元二年卒於太子詹事年四十四贈太常第樽列在梁史

裴昭明河東聞喜人祖松之宋光祿大夫自有傳父駟南中郎外兵參軍昭明少傳儒史之業宋泰始中爲太學博士有司奏太子婚納徵用玉璧虎皮未詳何所準

萬曆十七年

道心外傳卷二

八三

監生兼承春

劉壽

擬昭明議曰禮納徵儷皮鄭云皮爲庭實鹿皮也晉太子納妃注以虎皮二太元中公主納徵虎豹皮各一此豈謂婚禮不詳王公之差故取虎豹文蔚以尊其事虎豹雖文而徵禮所不言熊羆雖古而婚禮所不及珪璋雖美或爲用各異今宜準經誥凡諸僻謬一皆詳正於是有司參議加珪璋豹熊羆皮各二元徽中出爲長沙郡丞罷任刺史王蘊之謂曰卿清貧必無還資湘中人士有須一禮之命者我不愛也昭明日下官忝爲郡佐不能光益上府豈以鴻都之事仰累清風歷祠部通直



郎未明三年使魏武帝謂之曰以卿有將命之才使還當以一郡相賞還爲始安內史郡人龔玄宣云神人與其玉印玉版書不須筆吹紙便成字自稱龔聖人以此惑衆前後郡太守敬事之昭明付獄案罪及還甚貧罄武帝曰裴昭明罷郡還遂無宅居我不讀書不知古人中誰可比之遷射聲校尉九年復北使建武初爲王玄邈安北長史廣陵太守明帝以其在事無啓奏代還責之昭明曰臣不欲競執關鍵故耳昭明歷郡皆清勤常謂人曰人生何事須聚蓄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若

萬曆十七年

通志卷之五十一

七十四

監生兼承春

劉壽

不才我聚彼散若能自立則不如一經故終身不治產業中興二年卒子子野列在梁史

顧憲之字士思吳郡吳人宋湘州刺史覲之之孫也覲之自有傳憲之性清直宋元徽中爲建康令時有盜牛者與本主爭牛各稱已物二家辭證等前後令莫能決憲之至覆其狀乃令解牛任其所去牛徑還本宅盜者始伏其罪時人號曰神明至於權要請託長史貪殘據法直繩無所阿縱性又清儉彊力爲政甚得人和故都下飲酒者醇旨輒號爲顧建康謂其清且美焉仕齊爲



德陽內史先是郡境連歲疾疫死者大半棺槨尤貴悉  
裹以筵席棄之路傍憲之下教分告屬縣求其親黨悉  
令殯葬其家人絕滅者憲之出公祿使綱紀營護之又  
土俗山人有病輒云先亡為禍皆開冢剖棺水洗枯骨  
名為除祟憲之曉喻為陳死生之別事不相由風俗遂  
改時刺史王奐初至唯衡陽獨無訟者乃歎曰顧衡陽  
之化至矣若九郡率然吾將何事後為東中郎長吏行  
會稽郡亭山陰人呂文度有寵於武帝於餘姚立邸廡  
縱橫憲之至郡即日除之文度後還葬郡縣爭赴焉憲  
之不與相聞文度甚銜之亦卒不能傷也時西陵戍主  
社元懿以吳興歲儉會稽年登高旅往來倍於他歲西  
陵牛埭稅官格日二千五百求加至一倍計年長百萬  
浦陽南北津及柳浦四埭之為官領攝一年格外長四  
百許萬武帝以示會稽使陳得失憲之議曰尋始立牛  
埭非苟通僦以納稅也當以風濤迅險人力不捷立此  
濟急以利物耳既公私是樂故輸直無怨京師航渡即  
其例也而後之監領各務已功或禁遏別道又生理外  
允如此類不經埭煩牛者上詳被報蒙停格外十條徒



來喧訐始得暫弭案吳興頻歲失~~金~~今茲允饒去之從  
豐良由飢餒舊格新減尚未議登務外加倍將以何術  
皇慈恤隱振廩蠲調而元懿幸災權利重增困瘼人而  
不仁古今共疾且比見加格置市者前後相屬非唯新  
加無贏並皆舊格有闕愚恐元懿今啓亦當不殊若事  
不副言懼貽譴詰便百方侵苦爲公賈怨爲害不小又  
言民間利病數事武帝並從之由是深以方直見知遷  
南中郎巴陵王長史南兖南豫二州事典籤諮事未嘗  
接以顏色動遵法制時司徒竟陵王於宣城臨成定陵

道志卷之五十一

二十六

三縣界立屯封山澤數百里禁人謀採憲之固陳不可  
言甚切直王曰非君無以聞此德音即命罷屯禁遷給  
事黃門郎兼尚書吏部郎中宋時其祖觀之嘗爲吏部  
於庭列植嘉樹謂人曰吾爲憲之植耳至是憲之果爲  
此職永明中爲豫章內史在任清簡務存寬惠有貞婦  
萬端者少孀居無子事舅姑尤孝父母欲奪而嫁之誓  
死不許憲之賜以東帛表其節義梁武平建鄴爲揚州  
牧徵憲之爲別駕從事史比至而已受禪憲之風疾漸  
篤因求還吳就加太中大夫憲之雖累經宰相資無後



石及歸蕭然環堵不免飢寒天監八年卒於家臨命爲制勅其子薄葬務從簡示所著詩賦銘讚并衡陽郡記數十篇

孔琇之會稽山陰人宋中特進左光祿大夫靖之孫也靖自有傳父靈運著江郎琇之幼爲國子生舉孝廉補吳令有小兒年十歲偷刈鄰家稻一束琇之付獄案罪或諫之答曰十歲便此爲盜長大何所不爲縣中皆震肅遷尚書左丞又以此事知名後兼左戶尚書廷尉卿出爲臨海太守在任此約罷郡獻乾薑二十斤武帝

嫌其少及知琇之清乃此息出監吳興郡尋拜太守政稱清嚴明帝輔政防備此聖旨致密旨於上佐使便宜從事隆昌元年遷晉熙王此軍長史江夏內史行郢州事欲令殺晉熙琇之辭不此欲自引決友人陸閑諫之琇之不從遂不食而死子臻至太子舍人尚書三公郎臻子幼孫梁寧遠此江公此簿無錫令幼孫子奐奐列在陳史

王逡之字宣約琅邪臨沂人晉尚書僕射彬玄孫也曾祖彪之位尚書令祖臨之御史中丞父瓌之司空諮議



參軍從兄淮之宋丹楊尹贈太常遂之少好學博聞仕  
宋位吳令昇明末尚書左僕射王儉重儒術遂之以著  
作郎兼尚書左丞參定齊國儀禮初儉檢撰古今喪服  
集記遂之難儉十一條更撰世行五卷時國學久廢建  
元二年遂之先上表立學轉國子博士又兼著作郎永  
明起居注後位南康相光祿大夫加給事中遂之率素  
衣裳不澣几案塵黑年老手不釋卷建武二年卒從弟  
珪之位長水校尉撰齊儀職永明九年其子中軍參軍  
顯啓上其書凡五十卷詔付祕閣

列傳第五十一

通志一百三十八







